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御書贊

元統元年秋　皇帝御明仁殿特書閑閑看雲四大字賜玄教大宗師特進上卿臣吳全節閑閑蓋其所自號也看雲又其嘗築宮於雲錦山曰崇文復構樓一區以爲他年佚老者也於是模刻諸梓飾以金碧三年春命其猶子平陽路太原府經歷臣蒙賫歸而揭之先是集賢院奏四月十七日爲　天壽節故事前期差使降香龍虎山雲錦山等處今遣法師臣李紹老紹老與蒙水陸公私異途且離京師月日先後相懸及四月丙子不期而同至又自正月至於四月陰雨淒風人不敢釋纊是日天氣開朗街衢爽乾明日霽色絢麗南風微和大宗師弟子崇文宮提點臣于有興有事于宮庭陳金鐘玉磬列天神地祇之象

為位二百有四十酌以酒茗薦以菓蔬早午晚三時行禮用樂
斂雲中海上之音夜漏未盡二鼓卒事急雨復作潦潘四瀉咸
歎異以為天時人事之偶有如是耶此固出于 皇上聖明允
所施爲昭合造化亦由 大宗師愛 君尊國純誠之所致也又
明日置酒大會賓客布衣臣李某言於衆曰夫書心畫也自鳥
跡科斗𤼵而為篆為隸為楷晉唐以来明君良臣非無善書然
以清麗称者或近於媚以飄逸名者或流於放今 皇上春秋
鼎盛左右有老成之輔朝昏無燕昵之私聖心之安神氣之和
蓋溢于筆墨之外不但度越前代有非專門白首所能企及實
宗廟社稷無窮之休也某聞古之君子有不必親相與言者以
禮樂相示而已況於 皇上生民父母其勢甚遠其義甚親奎
畫超然同于對越感諸其心而發諸其口者不能自已雖在布
衣法無其禁於是皆額懽喜不以臣言爲非羣稽首而爲之賛

曰 皇帝踐阼尚于文德偉哉 天遊先此翰墨惟 大宗師實方
外臣應時順事豈必隱淪故山之西有宇明靜與其扁揭昭乃
脩省萬象森羅胡看於雲顧吾閑閑法其氤氳孰為彰之而徹
天聽燕清特書龍相鳳並丙子之旦霧霪陰劃開匪人而天水陸
同来緊大宗師戢在祠祭簡于君心寵錫尔異股肱忠貞其恩
若何胙土分器曰維蕃多成周隆平以為大賚我皇之仁禮節
踰邁煥乎天章誰其能名微臣何有四海頌聲

趙叟

趙叟㴻之善奕而游焉者也吾里有余姓者與之角而弱當歸
罰而曰今無有叟唯唯而已詰朝歸之如約他日買金且輸官
既而遺焉叟獲而返之人咸謂叟癡曰挈挈瑣瑣得其金宜可
歸休而暫安焉叟曰不然而情我我可以不情之乎子李子聞
而義之曰今夫以勢為魔剥權迫以便倰傾側取向合以巧筭

行刻削以智術變詐畔契券諸取利者無所不至至於同室骨肉之親亦往往有不暇顧人遺金而已有之不猶愈於此乎孔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余誠叟之爲動矣雖然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吾用是知叟之才之美也至有平時好爲高談闊論及一見利則引吭注目尾帖而耳豎若狗之於骨也悲夫且行而鬻伎者紛且沓也孰謂比是若而人而無賢乎惜哉吾文不足以託遠焉耳

或問

或問俗可從乎曰無枉無害吾從諸否則確或人蹙然曰吾見確確者衆人之所指議也奚其確曰求不指議於賢哲也衆人其如我何世豈非柔懦者矣而仲尼不棄也世豈媚鄉原者矣而仲尼賊之也曰有是哉釋老之疑疑也不其軌乎曰天地果可無乎吾與若皆得而知也日月果可無乎吾與若皆得而知也奚其軌沂流以風則順者爲逆矣吾見佳植之或萎也吾見美實之或蠹也然則終風乎曰不宿治以吏治乎曰梏之而已尔如化何靈庭寞寞白晝爲慄矣而莫盜取其器死不勝得也如化何

釋傲

客有難余者曰外人皆称子傲甌甌尔几几尔吾聞之書曰無傲從康詩曰彼交匪傲若是者何如也余曰居吾語汝今夫王公貴人千金之子操黜陟之柄持取與之權人孰不榮其榮富其富仰而望之企而慕之逢之欲其親悅之欲其容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亦有儒家者流窮詩書六藝涉古今上下弄筆墨闊視大叫謂人之莫己若者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吾試舉斯二者子以爲吾果有一乎凡吾之所以被此名者果何由哉昔魯人有弁冕於越者越人群聚而怪笑之嗚呼豈魯

人者誠足怪笑哉見其所未嘗見也客曰嗟乎子子蓋欲異夫人也夫立異者誘之所趨而尤之所必歸也而奚可爲也而奚可爲也且子獨不聞夫易之隨乎剛来而不柔動而說隨隨時之義大矣哉不然吾見子之窮且老也余曰子過矣子過矣吾聞之君子者尚其志也居其命而不逾也仰焉則日月星漢昭乎天俯焉則山岳河海亘乎地夫何慊乎哉其於外也可而可尔不而不尔富貴而富貴尔貧賤而貧賤尔生而生尔死而死尔何至於扵延延靡靡遷遷爲優倡皂隸之態以求媚夫兒女子乎仲尼不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役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客扵是色然謝曰他日吾見子之皃尔今而後知子之志矣是可與立也譽之而不加長毀之而不加沮利不利疢不疢而吾又何難焉而吾又何難焉客退作釋傲

辨訛

明越杭婺金陵宣城廣德皆大饑人相食有司發而竭弗甦旁郡富於粟者誘而致之或美價焉或施焉而期之以爵而相傳以爲天實厲之而欲全之者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某州某姓氏者夢神人謂之如是李存聞而嘆之曰東南之俗若是其誣也爲是說者不以忍乎哉昧者固易以信然而鄙夫則遂以託焉尔也而有司或以是怠焉尔也夫民命於天而生者也生而厲之則如勿生而已矣天豈其然今夫孺子之蹈水火也有不避焦濡而救之得未聞見怒於孺子之父母也然而世之鄙昧者恒千百而賢智者不能以一二鄙昧者恒遇達以有餘而賢智者恒困頓或不能以自存是故怪誕之易倡而卓卓之論難樹也嗚呼天果不欲全之耶則禮者不可信而神者誠難憑矣天果欲全之耶而胡爲乎賢知之鮮屑也天乎天乎孰有能問之者

襍説
李存曰風詩之首義也所以明善癉惡者也故聖人尚焉無所
於風何詩爲三百篇勿論也下讀屈原離騷令人感憤眷顧弗
忍相薄遺陶潛詩令人脩脩哉忘貧賤李白詩蕩蕩乎廣人志
輕世欲杜甫詩令人渾然端且厚慨然有忠節含是吾未見其
多益於人也河東張生翥嘗爲余言翥居錢塘人爲俳優日聚
觀至數百人或千人其傳爲慈孝爲節義事者長幼無不慷慨
長嘆至流涕或慟哭不能終觀有是哉感於人心非小補豈盡
鄙事也至其爲離合淫哀謔靡真賊夫人之子不足道哉不足
道哉

編莊子序義
古莊周者欲何人者耶其遣言措意聞乎莫之能聽希乎莫之
能視嗚呼斯編也是其滓濁也夫或曰欲滌其滓先涉其溪欲
溪其嚼先源其濁今夫日中爲市粲然而金珠也斐然而文繡
也葩然而冊漆也敖然而車輿也窪然而甑釜也翕然而畚也
屑然而屨也騷然而帚也錯然而新棲也趍而貿者時其用之
適也未有一日而槩焉者也是故未後而先其行顛顛未小而
大其行邁邁未下而高其視高高斯編也可以視二三子也不
可以他人者也使或他人見之必蹙然傷莊周之非遭而不買
也雖然二三子之於學也無乃力乎力乎而不已吾不知其止
嗚呼又惡知今之蹙然傷者不爲後之囅然以喜者乎

題孝録序
饒娥饒州樂平人古今天下皆知其爲孝也見唐柳子厚文寶
應間父勣醉漁風卒起不能舟溺死娥年十四走哭水上耳鼻
流血氣盡伏死國朝邑人許道傳獨得大曆四年邑令魏仲光
孝女碣謂勣涉河采薪爲水物所斃不言娥死樂平圖經謂娥

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間仲先族孫愔為今時所立碣賊火焚壞因再立碣亦言終身不嫁大曆去寶應甚近乾符雖遠祖孫皆令其土三年與士民接詢訪豈不覆乎厚本北人雖謫守江南蓋得之傳聞而新唐書因之二魏文不顯行故無知者今許子集前後名搢紳詩文建中旌表始末共為一編題曰顯孝錄其友魯志敏持以示余謂將鋟諸接余曰許子之心豈不以娥憤父死而一時與俱固難已而仁勇者能之終身不嫁則是終身憤父之死先王之制喪禮也哀有隆殺一時之死孰難於終身之哀乎終身之哀則是終身之不燕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是以不可以無辯正正辛卯八月朔日書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胡氏新樓記

邑人胡君茂之之居適依於層林深樾茂之為縣曹未四十棄去即其居之西而樓焉上下以櫺通朗無蔽茂之日偃息是間而命其子式從余游余他日過之主人延登陳書畫行豆觴意歡如也酒半起酌而言曰吾疇昔胥也自一日而有斯樓也公門不一迹也公事不一耳也人孰能胥我哉又酌而言曰胥乎吾見有如穽也者而人蔑之出也吾見有如桼也者而人蔑之絜也然則奈子孫何又酌而言曰吾子式也獲與先生游也顧得先生文辭華斯樓也華先生無讓也余曰善哉君可謂振焉而不溺焉者矣後之人其庶有興矣乎醻之酒而為之歌曰迷而知也天之裨也一日而啼鬼神未之窺也家之肥也心之肥

也昧途而追終不可遲也遂書醉而罷明日書之以為胡氏新樓記

金谿縣烈女廟記

撫州金谿危素以書來言曰金谿烈女廟者祀葛氏二女也初金谿産銀有司歲采有場相傳唐寶曆間葛祐為場曹適礦盡輸不敷搒掠箠楚殆死祐二女痛無以贖其父躍入冶中自燒死須之各化爲銀由是祐得免監場黄康以聞于朝特為罷金谿銀場邑人異其孝感祀于里之僧舍國朝大德間縣丞濟南吴瑾別為屋以祀延祐間縣尹河東李有撤而新之是祠也既未列于典祀復無以紀其本末甚可懼也李某仰天嘆曰堯舜三代遠矣子而有其身是無親也臣而有其家是無君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聞夫二女之風者孰謂人之本心可得而盡泯哉夫女子長於閨門之中其事則織紝組紃其德則婉娩聽從未必如學士大夫能時取經史而誦習之又未必有良師友旦旦而啓助之又未必出於要譽鄉黨而爲之且平居以意度為窟宅以辯析為日用者將不信以為果然有也昔繞娥哭血求父而死蛟鼉郭巨并食埋兒而遇黄金孟宗泣竹而筍生王祥剖冰而鯉出是皆用何道也嗟呼至誠之心其亦有不可測之神焉如此哉是心也天不能以加高地不能以加厚人人有之而或弗自知也知之而或弗自行也今也崇廟祀俾弗隳紀事實俾弗訛將以子人之子而臣人之臣也窮天下之吉凶禍福孰大於是

天台静玄觀記

天台去地二十里曰咸唐宋平章賈似道嘗營別業焉既以與道士丁某盧某而額之曰静玄觀且以田四百畝食之其後似道竄逐以死財用土田悉沒入而咸唐以静玄免國初僧摠統

楊某竊龍貴有僧某者誣獻之強攺為寺其徒閭公訟之中書復
為觀元貞間似道從子某者乞貸不得憾之言有司咸唐之田
宜隨所沒者於是財府征之閭之徒周元澤狀白玄教大宗師
張公公復上之中書下户部推驗如狀還之未幾屋燬於寇元
澤攺築今所凡為殿為堂為廡為門為庖為湢為廐庫為客館
捴若干楹人謂其制弘於舊也余聞而竊感焉夫賈氏執季宋
之柄廓乎其公而坦乎其心猶或不足以振其衰持其顛顧乃
肆其私邪作威於國家訖録之際殺其身而籍其家亦豈不幸
也哉然所以咸唐者徒以託之黄冠羽服得以不沒雖更代而
有勢力者卒莫之奪既又燬且復構又豈非事之偶似於善付
之獨得其人乎哉使當時其心術一出於義能者進之不肖者
退之功有賞而罪有誅天之曆数縱有所歸身何至於戮家何
至於沒乎設有非人情之所料萬世之公亦烏可泯泯也沒而
有知寧不為咸唐一自悲乎竊聞天台之山水甲東南而静玄
之傍又為龍湫者數四靈物之所栖息宜其序守而不失歟余
因記其攺築而并及乎賈氏亦世鑑之一端也

充齋記

泰定三年冬上饒祝弘道来言曰弘道嘗獲納謁于播州宣慰
楊公之門公不以弘道為不才援而置之幕下惟公當朝廷方
面之寄固未必以進一士自德而士苟有志効用于時者亦不
敢以此私德於公然請言公之為人及其所以治播者公朝而
起盥櫛已禮于祖考之廟退而起居太夫人又退而與僚屬論
政事又退而讌於其所扁之齋曰充讀書鳴琴其間或與士黨
相唱和四方之士歸之者亦無不薦進勞来餽遺不賦耕不征
商故其民雖多推悍然皆嬉嬉恬恬城中夜户闔而不遂行旅
晝夜不絶至或止宿荒茅枯蒿間亦無敢奪攘歌鼓以楽生棺

擲以送死殆與中州同也李某曰僕聞之楊公將種也世守於播播之為州地方千餘里南臨牂牁北通巴蜀勢若可以武服而不可以文令雖當四海無虞之日苟放歌擊鞠以養其氣射能搏虎以便其習一有警發則被堅執銳㦖然為士卒先亦不失為將家能子孫然歷觀古今天下雄藩巨鎮建功立業於一時者非無其人往往任智而不任德知勇而不知義殘忍暴縱以殞其身者有矣況能及子孫乎今楊氏之於播綿歷累世及公之身而又德雅自將用能致朝廷寵畀而安使其民愛戴如父母斯不謂之擴而充之能若孟氏之言者乎夫如是則燕於其齋求所以承先公而利後嗣與國家相為久長者有不待他取於義而得矣弘道曰善子之言非獨譽公而已請書之以献或因可記其齋云

戴溪菴記

上饒薛君玄鄉既葬其親于臨州白馬山之陽復構屋數十楹于墓道之南擇材質良惟時閑休工丁共力旬月告就邃廠中以為神栖主人僕從各有居處內庖外廐靡不飭備黝堊鮮辨垣墻周固俾鄉之愿而有恒者居守之且為之田以為歲時展省休止之所旁有溪流相傳戴氏昔居其上而溪遂以姓君因扁曰戴溪之庵而來徵言為之記嗟乎吾見貴富人墓之多矣鑿山纍石 不遺餘力曾未幾時而斧斤已及其木者有焉無及植其身於平日者或不在於德而導其後之人者有不出於禮歟夫上饒之薛也顯於唐盛於宋名人巨公前後相望君今雖為黃老清靜之言以曹于時而又能憫憫焉於送終之際如此甚盛然則詩書之道終長而君子之澤未易竭也他日之來者其必相與言曰塋域之間得無有樵牧之跡者乎甓砌缺裂得無有不愧於墓中之人者乎墓而屋屋而田其亦有克念經始

而續圖於永久者乎是蓋君之望也若夫祠墓之俗所由來久矣雖不著於禮經然豈知神之所饗於彼乎於此乎亦孝子仁人自盡其心焉耳

上塔寺修造捨田附祠堂記

臨川之東鄉有寺曰上塔屋老甚且無碑碣可考蓋不知其始何時寺之僧永茂者忽言於衆曰嘻悪可以坐視其圮於是自殿及門取瓦甓之斷裂而椽桶之朽拆者盡易之未幾新鍾樓又未幾墁垣墻砌道路時則有永芸者亦干財於富室而葺經藏焉爲之會其費則從而佽助之既復曰合吾寺且三百指饘粥將不給柰何披其私畝而公之戚然自念曰吾故儒家子也而遺於不造寄跡釋氏之門者五十餘年矣今先人之他子孫無孑遺者而吾亦老且憊焉猶有鬼神則將安所歸乎乃祠其父母於堂之東序又披餘畝以食衆而資其春秋薦獻焉他日命其徒正印來請述其始末余曰久哉世俗之偷也若尒師者亦可謂不私其嬴不忘其本矣從於義而病焉尊所聞而行焉固有可尚而又有可悲者也師姓李氏世爲臨川人父諱其字叔陽登宋某年進士第嘗教授福王宮云

芝山文惠觀記

芝山文惠觀者因重修長沙吳文惠王之廟而作也初王廟郡治西北歲久而圮延祐間三山王君都中來爲郡從而新之且曰是宜有朝夕司管鑰者不然則圮毀隨之矣然有其人居之廡下則褻無其人責之民則不專皆非所以昭事神明之道也於是闢廟西隙地一畝創屋數十楹而扁之曰芝山道院請名羽流居之且以書抵京師告玄教大宗師吳公曰廟在公父母之邦而神文公之先世也公淂無情哉於是大宗師欣然檄方君志遠主之未幾王公以代去大宗師復檄玄妙朱君其兼領

之朱君捐已帑增西廡且曰饒氏之德王公也而又感激夫大宗師之拳拳於是祠也像二公而奉之又別為方丈若干楹凡前工之未卒者皆完之又入已田二百畝久之志遠亦入田二百畝某年間志遠被璽書提舉玄妙觀兼住持芝山道院未幾大宗師復命子某主領之且上其事集賢得改今額謂之文惠者因王封也余承乏此來每徬徨嘆曰昔秦人刀鋸鼎鑊以待天下而畜令獨得江湖民心秦亡宜其裂地而殁而有廟雖百世不可廢也今也得王公經營謀度於其始得大宗師遴擇獎勸於其中觀焉以輔其廟田焉以飽其人是宜與土靈民心相為久長者也余雖不敏敢不畜所以不朽於其終哉謹叙其始末刻諸石庶幾來者知所考云

兩峯樓記

兩峯樓者樂平劉明子文子讀書所也初上饒祀君蕃遠來長餘干之鄉校曰南溪子他日過之祝君出其徒十數輩揖余且曰若輩皆有意於文字者願為我命題少試之於是得明子為選首予因知其才久之祝君以代去明年以子為其師之友而業不可以少荒也袖詩過余因請益焉又久之明子以其弟文子請曰僕之父樂教者也即君之傍為樓若干楹嘗客陳先生易東其上先生以兩峯二字扁之兩峯者何曰昔蘇老嘗記木假山者三中以自況而傍以況子也三而兩者何舉其旁也舉其旁者何曰吾為若慕二蘇也慕二蘇者何曰比之若吾友也友之則誰不美擬之今先生往矣而言猶在耳願吾子少述焉古之為居者或以脫障隘而通高明或以出蒸濕而乘爽潔其辱於歌舞酣歡其狃於觀覽而偷於裕暇者君子無所取焉吾嘗謂明子之詩其氣完以舒其思藻以發無乃有得於父師之誘而居處之助也乎不然何其尚慕於蘇而不少自間也是為

記

筠溪堂記

余干之長田多大山而柴氏世居之往往鑿山而屋層見疊出如樓觀然至不可基乃止而傳翁甫之築適在其左麓前有溪流旁復多竹翁嘗病其蕃且隘也無以自休息安賓客復臨溪而構焉脩其前楹皆立水中薄地而板屋實半之四面為窗牖夏多南風冬〻則不塞向而温而自扁曰筠溪之堂以其有水與竹合二美而名之也嘗謂士君子之於藏且息也亦必有勝焉以助之是故雖古之人猶亟稱於水而樂於山余雖與翁未之識也而其婿嘗從吾同舍上饒祝君蕃遠游氣直而尚古每為余道其婦翁年幾五十而家之務悉諉諸子時自燕坐堂中其言有曰夫水泓然而為深皎然而為淺者玩之皆足以洗濯乎吾心而竹也動而扶疎立而静直又皆足以休吾之体而息吾之影吾朝於斯夕於斯斯則所謂内馳而外膠者將不出戶庭而自得夫師與友之道者耶柴氏蓋數百年以詩書名家前代屢有顯者翁雖未嘗干祿于時而陳卿多數其忠厚好義故余樂為之記而不敢辭也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類

群木軒記

䙡亭劉生震闢一室讀書其間室之外有松有槠有橦有楓有櫪皆百本高者數尋大者十圍其師顯民楊君題之曰群木軒他日來徵余記余曰人患乎赤日之烈也而子之軒用以陰人患夫居處之暴露也而子之軒用以深風之秋也而子之軒先凉露之夕也而子之軒以潤子之愛於群木也其以是而已乎曰然曰子徒知群木之可愛而未知群木之可師也夫木之適於用者松為上槠次之橦次之楓櫪為下或貴而梁棟巧而雕劉華而藻繪又或賤而薪槱棄而灰炭遇虫而冗得濕而腐木亦未始樂於貴而悲於賤也貴者亦未始自賢而賤者亦未始自歉也人咸賴其用而木亦未始得焉用爽其宜而木亦未始

恕焉曰木無知木無情君子之爲是言也殆亦未極於理乎曰夫木萌於春蕃於夏悴於秋槁於冬亦胡爲而然哉是故木非木也人也天也知木則知人矣知人則知天矣然則群木非吾師乎作群木軒記

清明閣記

夫木之居處也不皆在於安其身亦必求以養其德是故病於湫隘者宜郎夫亢爽以自開泊於囂襍者嘗擇夫靜虛以自遣撫之金谿族大而蕃莫若火原之余有君儀父者獨依其里之東山以屋子曰琇玉復構閣於旁而詩書賓客焉閣之四面皆高山大林前爲深池池之上佳花美木而自顯其楣曰清明蓋取諸戴記清明在躬之義也他日徵言於僕以記之僕曰遠矣琇玉之名其閣哉然則果名乎果實乎名則僕也無所於言寔則敢請其所以必也默坐收視不與外物膠而謂之清明則或類於禪宗者矣必也玩弄雲月侶鸛鶴友鹿麋放浪形骸之外而謂之清明則又將流爲黃冠者矣琇玉有父母有兄弟有妻子有僕妾外有公上之應酬内有私家之經紀其必擾擾焉憧憧焉於日用之間亦惡乎而清明哉雖然吾嘗聞之上達之士雖視而未始視也雖聽而未始聽也至於言動莫不皆然事物之來如水之止如雲之行無禍福利害得失老少死生窮達之分夫如是斯謂之清明矣故曰心外而求心則不足以得夫心事外而求事亦不足謂之事矣僕之聞斯言也久而有愧於斯言也亦久今秀玉之爲名也殆亦有志於此者因其徵言樂爲之道而并識夫僕之媿也秀玉之子曰奎世富足而好禮樂云

重修崇真閣記

崇真閣者撫州金谿縣后居里之后土祠也宋初吾何氏其世祖貟外府君由邵武徙居于是有后居之名相傳貟外避亂隨

兵后車而至事遠莫可考當其時斯里蓋榛莽也歷數世生齒
既盛於是始有聚居若市井然建炎間從祖三十六府君始自
維揚蕃釐祠迎后土之神歸而祠之祠在市之南凡水旱疾疫
禱輒應皇元大德初祠宇凋零祀事幾息我先人南唐府君復
因舊基而新之中為正殿傍設兩廡外為門門之外竪靈石像
日月左右列之後為閣閣可坐四五十人堊其壁畫星斗像故
號為七星閣館學道之士以洒掃之歲三月十八日設醮祭遠
近至者甚衆率為常由是后居之里往往物不疵厲而民無札
瘥我先人即世祠事日以廢弛棟宇日以傾欹竊惟后土雖在
國之祀典而是祠者乃上世之所剏建厥廟宇又先人之所改
作豈宜廢墜而弗顧至元戊寅出統鈔若干買其基於族黨施
而公之可永為后居不廢之祀既又得族之樂善者某人等議
同而力協由是規模粗復其舊既畢衆咸謂是祠之完一足以
妥神祇次足以慰祖考宜書于石予謂區區之是舉也政恐不
足以紹述先志又奚以刻石為然尚慮吾之宗黨里之居人猶
以斯廟為吾家之私業視其廢興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也是
宜勒諸石以告來者自今以往苟有傾毀人得而葺之庶斯祠
之不朽云耳

葉真人祠堂記

友人葉行叔曰里之王宗嶺舊有葉君祠君吾祖也以能致風
雲雷雨役鬼物事唐玄宗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後為神宋崇寧
間錫號真君歲久祠且圮偕從弟克承改築于青山之陽為屋
若干楹中祠越國夫以兩室有門有廡嘗聚族謀曰吾葉氏得
姓尚矣其散在四方者不可考近自晉蒼梧太守六世而為越
國又五世而為唐信州雄石鎮軍民鎮遏使由雄石至于今凡
十五世日析而日遠矣縱吾與若輩不敢忽而忘其若他日何

吾欲自高曾而下主而列于東室高曾而上溯而至於蒼梧列諸西室歲正月三日集祭越國以及於東室其西室礼而不祭昭不忘也可乎衆欣然曰諾吾且入田以贍惧其久而隳也敢請記之余曰祠祭古有法焉可苟曰越國江閩閩通祀之碩吾子孫乃不得祠耶祠越國水旱也疾癘也蒼梧碓石以下何為曰祠吾子孫作也且昔之鎮今讀溪縣是也椎石曰家焉是為貴溪之祕祖然則蒼梧于越國先也何以別室曰祠為越國作也東西室何以祭不祭曰遠近也高曾而此焉食寢則發欲曰從越國於歲始也余於是不能詰從而謝曰子之宗誠賢子孫也余小人不足以及此世固有謾不省其所自出者亦有視同氣如途人者又有崇秘積怨操同室之戈者今子之為不惟與夫尊祖敬宗之心深足以厉尔後之人不惟厉尔後之人亦足以厉夫世之薄且偷者傳曰礼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非此之謂歟行矣名必勉克承名繼清為老子法龍虎山中嘗被璽書賜號全德純素通玄法師云

橘隱亭記

信弋陽之南有山曰寶峯廣袤几百里曰雲吐吞瀑泉怒流嘉樹豐草陰翳蔚然與靈山龜阜相峙立俞氏世居其間若隱若仕皆高蹈絕俗以明經振其家声比：而是翁先時嘗願一遊逵今老矣如有所逋負然至正九年冬俞某以書謂余曰昔吾母年高嗜橘嘗治圃植百本為奉母也親沒而不忍惡其所好因引泉為池作亭其上存乎吾所思也暇日登臨或琴而茶或觴而吟以燕息賓客焉清碧杜公扁曰橘隱亭名公咸詠歌之敢蘄吾子一言以為記使後之子孫視斯亭以為勸予曰記者記也予未即斯亭覩其所制及其所有將焉記諸雖然物不自美因人而彰況篤以孝思東桑之心不違其親而好事若此寧

得已于言乎故夫思之不可以不慎不然視橘擬封君之富視亭為娛客之計又安知存乎所思也必曰吾視也何以視吾聽也何以聽吾言動也何以言動朝於斯夕于斯飲食必于斯造次必于斯顛沛必於斯如是而思而不忘其初則世之慕其親者孰得而過之乎故於橘隱亭記之請重有感焉宜乎後之賢者有所承式其别號竹居清重溫文鄉稱善士其子文明春秋尚書礼厥後綿綿繹繹由孝友而致功名者非吾之子孫而誰歟

主一堂記

主一堂者苑山鐳煉师休焉修焉之所者也劉之言曰人于茲世也者其無乃累乎馳而外者其無乃累累乎今夫狠者鷙者弛者驀者稟焉而蹈蹈者呴呼而濾損者紛且錯也吾故于斯焉託也生於斯其為條條乎死於斯其為消消乎是故物静而年事静而天吾於斯見主焉見一焉因以名夫子記諸予曰噫子之為此言也子何為畫之而無以遂其托也是記

稼圃堂記

稼圃堂者餘干鍾式時万曾大父祥叔氏作於宋紹定間以自燕者也歲久而圮其父直翁父更築焉又且圮時万葺之以完而請特書于季士虞公而揭之楣它日以書來徵記於余且曰吾聞諸先子曾大父狀貌魁然遇童稚若大賓然其視聽静而端雖独居必正衣冠今堂也粗不隳敢告一言以詔夫後余嘗造時萬賓客之在坐者濟濟子弟之在列者彬彬琴瑟偹然而圖書滿前楹有佳卉而檻有奇石也游其塲適冬且晝積柬如墉布穊而落其実擊朴之声自雞鳴至于夜分因意其曾祖才質之美若可以用於當世者而猶留情於稼圃何其自紹定至于今百有餘年矣自其曾祖至於曾孫亦既四世矣世固有父

兄謼々乎　耳而面命而其子弟若弗聞也者能從于其生而背畔於其死者蓋已寡矣今鍾氏之家大於昔者倍子孫衆多於昔者亦倍而於斯堂也更築之葺之求特書之且記之惟恐一日而失前人名堂之意亦豈非教行於家事不偏廢弥久而弥篤弥衍而弥不隤者如此夫稽之於詩實方實苞實堅實好麻麥幪々瓜瓞唪々者后稷之稼圃也而七月之作又出于聖人之手率多農圃衣食之言列之於經習之于天下後世用之于朝廷宗廟其誰敢鄙之由是觀之一自天子至于庶人孰不以是爲之本欲貽厥後謀以燕以翼鍾氏之曾祖有嵩是爲記

散木亭記

龍虎山中道士周君徹之築亭於其後圃繚以崇垣環以明牕古書名畫罍爵鼎炉之屬無所不設將以自宴且以安賓客也而每有取於莊周櫟社之喻之言而扁之曰散木他日以書來命余記余曰莊氏殆亦欲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者耳不得其旨者徒取其糟粕粃糠由是或從雖放縱壞爛而無所檢束似高而不中似激而非和者之所爲也然吾又嘗謂夫衆人之視木梁棟若可貴而薪樵若可賤也然則梁棟吾所以避燥濕寒暑者薪樵吾日用衣食之所資也未必梁棟可有而薪樵可無也亦何必梁棟之貴而薪樵之賤乎然則孰謂之散孰謂之不散故曰智慧之流是非如戈矛句事分別則亦無所讓說此又莊氏言外之旨也余嘗及識徹之於其山中其神峻以清其氣深以私其於三教之書無所不覽又嘗從師於窮崖絕壑之端以講夫道德性命之微而復能以其餘力賦詩鼓琴爲大小二篆書不汩々于俗下不踽々于方外故余特求夫莊氏之所未發者而爲之記云

鍾氏慕堂記

余于鍾式時乃葬父母於習泰鄉之清原他日過余而言曰式年十有三而喪父二十有三而喪母頗疾病不能竭其誠葬埋不能究其禮祭祀不能必其享今三十有七矣駸駸乎其衰雖嘗築室于塋域之傍時一洒掃所以備食息風雨者舍是亦安所用吾情乎余欲曰俗之不學久矣固有朝死其親而夕忘者少隆焉旬朔耳加隆焉則亦期月而已矣古人云孝子終身慕父母盡瘁之曰慕堂然則子亦無徒事于隱慕為也聖門之論孝隨其等衰而發其旨義且子以為親果死乎其精神蓋無不在也子其正爾心敬爾身隆爾師友教爾子孫守爾田廬睦爾鄉黨或出而從事於當世毋曠厥職而敗乃事夫如是可以弗辱可以全歸吾知子之親必將欣欣然而來享亦豈必春秋朝夕欷歔悽怛一物一念而謂之慕乎時乃拜曰善乎吾子之言也式雖駑下敢不勉強乎且請書而刻諸堂之右

復琴記

龍虎山中上官鍊師九齡嘗得一琴於蜀人王氏其陰之刻曰秋聲有既明者為余言其伯父郢州通判伯堅所收也初頡州以善琴客宋史丞相府會理宗召天下能琴者十人入禁中教宮人琴郢州寶愛之寢處必與俱沒而歸於鍊師鍊師之寶愛猶郢州也其師玄教大宗師吳公久在朝適貴人有好琴者聞秋聲從大宗師索焉秋聲在江南耳未至而先以他琴獻材不下秋聲故得復還他日余游古象山道謁鍊師適當秋半之夕鍊師為一撫弄真鏗然金石聲且曰吾宿昔亦何意其得此也既得之又何意其未及終吾生而去也既去矣又何意其復來也吾子試為記之若何余嘆曰古今天下之閒事事物物亦何莫而非是琴類也且當時作之者吾不知其何人傳而寶愛之者又不知其几何人而後入于宋之內府而至於王氏以及於

師也雖得之而復似失之既下之而復似上之是皆偶然者也
然則舉如是而觀之則吾又將因夫琴而進於理也矣是為記

山樓記

龍虎山中周仲爵之私室独在其西偏已多得夫古木修篁幽
泉奇石之勝而復於其寬隙搆小樓焉余他日偶来山中仲爵
延登焉焼香煑茶凡層樓桀閣之絢麗遠峯近嶂羅列於窓戸
者不轉睛不移武而盡得之也又他日以書来俾記之余嘆曰
仲爵亦既出乎塵襟而寄於幽勝者矣而又欲求其益幽益勝
者而藏息焉非唯惡声惡色纖芥不接於吾之耳目朝夕讀古
人之書其微旨奥義以賦詩属文會於心而發於口者必多於
是楼焉得之昔人謂仙人好楼居豈其然乎矧仲爵又嘗登華
蓋浮洞庭求搢紳先生而謁焉飫其議論懷其文章歸而温繹
於斯楼之上其進德修業也孰禦是為記

揄原真舘記

揄原真舘者龍虎山孫公父大之所作也公幼入山為清静言
他日遊其東北之支得溪谷長源豐屮茂木水石縈護人迹罕
至顧而樂之曰吾死其以此為歸乎於是命弟子營之其蜿蜒
而豐潤者則虛以為公藏其寬衍者則為屋以守既成而扁其
堂曰揄晩揄晩之左曰久軒公往来所燕息也右曰蘭雪齋古
書畫器皿所陳也外為門而総額之曰揄原真舘云又五年而
公卒葬焉至正癸未之秋余登古象山遇其徒周徽之於碣石
徽之曰計子及山下莫矣其宿吾揄原乎從之食寢如歸明年
夏以書来曰曩宿子揄原者意必有以記之也敢請曰嘆曰吾
見人之營其墓地者孰不欲美且固久也然既没後之人或汲
々乎其私而累歲不一跡焉甚者貪無行黙其守而奪之利曾
不旋踵而瓦礫其屋狐兎其丘者有矣今孫公盖老者也生而

樂於斯死而安于斯夫亦何所芥蔕然而承葺之者唯恐其或弛掃除之者惟恐其不時無以異於公之平日是固出於福德之餘弛亦由其所付託多才而能賢者也

玄真宮記

玄真宮者故宋樞密馬公天驥之第也初公無子一女曰時閏前制東肅政廉訪司監司黃頭公聘為夫人夫人亦無子黃頭公卒歎曰我於黃頭氏雖無子賴有他室子可以不為其宗憂顧以一身承吾先人顯宦之餘而女子又羕於從人不可以繼世縱子他氏繼之勢或不能以永思所以永之者遠絕而近宜莫若身為老氏教為老氏教則士夫良家之女樂從吾遊者即吾從也即吾從則必能世世祀吾所自出無隳也且吾聞之老子之教貴于清靜清靜則神完而氣專可以達於神明苟可以達於神明則上為吾君祈天永命次而雩焉禜焉歲時所以從有司為斯民者亦將無不為也於是因第之廳而為祀神之庭堂為集衆之堂穹東之廡而鍾焉嚴外之門而象焉其餘曰庖曰湢或因或革一者不可具舉廩士之田皆因馬氏舊某年閏廣有以其事上聞者 皇帝憐嘉其意為降璽書若曰有司徭役其無與凡所用財賦土田稅有力者不得奪特賜今額仍賜時閏號純正守真端靜法師提點宮事甲乙住持久之又有以自見 皇后榆河者皇后亦復為降旨以鎮撫之壽邑縣尉胡君天祥嘗為僕言且徵記焉嗟乎古今天下事物之不齊者多矣或得于彼則失于此以常情觀之孰不謂馬氏以公侯之貴甲第之華土田之多不能有一子孫保之享之而乃處給乎黃冠羽衣者流豈不大可感傷而悲歎然使幸而有子孫不幸而其才不能中人則亦未必世為馬氏之物而蔽馬氏之祀矣今而閭里相傳不絕於口者豈不皆曰斯馬氏之所建置也況

碩而祀於堂畫馬氏之宗又况山川之靈宜為其孝而有成以酬其志為其孝而有成以酬其志則冲和之應將被於物而無窮不在其身必在其徒此其為蓋尤未易以一家世裔之私謂焉而比量之由是觀之則斯宫之建上承　君后之命之重夫豈徒哉敬為記之如是

重修柳君記節文

宋寶祐末江南悉内附提刑謝公枋得循集兵饒之安仁縣軍校張孝忠湖南人或曰淮西人趫健見三百人謁麾下公為陳忠義事以獎之孝忠即感泣請留俄而北兵來襲謝公走七閩孝忠領孤軍出戰手刃百餘人馬口中流矢孝忠自刎北兵覆以錦袍惜曰壯士〻〻既而孝忠後數著靈異遂配享東廡下嗚呼昔襄圍告急之日士大夫輕去就甚世禄之鄉連城之帥〻〻望風款附孝忠特一小校尔非有詩書礼樂之培養非有爵位土田之寵固奮不顧身於不可為之時以報知己以謝公之義正則事之以柳君之靈明則附之雖其貿過乎人亦可謂生死知所從者矣宜乎死而神法章聰而得書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番昜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嗣曾孫進士邵武知縣李光編

後學邵武教諭清源黄普孫校正

春暉堂記

予嘗浮信溪而下見瀨溪有石屏然而起其上如橋梁中空通而圓有樹蔥蔥蒨蒨余嘉之舟人謂此鄉所謂月岩者以似故名每以不及泊舟一登覽之嘗用不滿于懷他日過昭真宮訪道士徐仲德仲德曰吾有母老且多疾遂營蔵于鄉人所謂月岩之右堂其處以奉之扁之曰春暉距宮二里而近庶几可朝莫焉子為記之若何予曰信佳所也是異時吾愛焉而不及即焉者也且君如是而名堂豈非有取於唐孟郊之詩乎郊之詩意謂親恩之罔極猶三春之暉也子心之圖報猶寸草也喻其恩者大而報者小也是豈情動於中而形于言感于其言而名諸堂皆孝子仁人之心也然

吾見世之為釋老者多矣一去其家外得所移從則或介然於骨肉之閒是固昧於親疎厚薄之義無足道者至勤勤於其師友眷眷于父母兄弟者亦為不少今仲德也既不得不離于膝下又不得致養于宮中卜其宅而堂焉以安之朝往暮來焉以娛之如是則不違于事親不屈于從師亦庶乎兩得之者矣且言吳時徒以水竹之勝不及一郎其所為恨今則又知仲德奉親其閒居室之完器用之具甘滑瀡髓之宜無所不勤愛和愉悅之心必不少懈未能一敬觀之而先之以言是終不滿于懷者也

處晦堂記

臨川邑令吉一再以書來曰僕粗守先君子之敝廬有燕息之堂者學士清江揭公以處晦扁之意謂先君子之老適當江南內附之初會有大臣薦之者　朝廷凡再聘而憊甚不能行也堂之前有古松一本其大十圍皮膚若鱗甲有若鬚髮出鱗甲中深黑長數寸而下垂者又有古桂七本各十圍枝葉覆地花時香聞十里吾得徜徉其下旁皆良田四時泉流不竭吾得而耕之今吾亦豈有肖似於先君子者而敢擬是名以為高碩夙夜求所以弗辱焉耳惟執事賜一言以淬厲之若何余曰吾聞之君子之道未嘗一于出與處也惟其時義而已矣逢其時可出而不出固也者懷于安而遠于義也非其時可處而不處褻也者沒於利而近於辱也是皆不可之大者也今吾子為前代縉紳之後論其家則博致其行則修察其材則通今公卿大夫由經術而出者相望也發策決科豈吾子所不足哉吾恐其不終于處晦而已矣竊聞其先君子見心先生風骨炯然蓋神仙中人以詩名當時然則君子之澤殆方流而未已也欲至正庚寅春正月作也

應天寺記

余于州習泰鄉梅港之上有寺焉按郡誌荊宋太平興國間用望氣者言有所獻故額曰應天云建炎初兵火焚蕩尽無碑碣可攷僧義曉者藉施助首構佛殿成須之智宥智宏正勤繼榮可勝其力而法堂兩廡外門經藏成又須之可久于財閑廣而鐘樓成里鄒某為鑄鐘且田舍若干畝文殊寺僧立亦田舍若干畝孫其為像觀音于堂復圖刻諸因果攷事壁間胡某建聖僧堂亦田舍及園先是經藏所隘王某移置寬隙飾以金碧取經錢塘以實焉李某命工作香按堂上他日衆相與謀曰吾之艱頹經營五十年而粗完不亦難乎且故無土田今則不飢豈可以弗之記也皆曰然初長沙吳文王萬有將曰梅鋗亦以功多封侯捐傳生此殁葬此故有姓港而居人至今多梅氏寺因有其專祠至正初同郡彭君某來巡檢鐘方寨遂逐寇於閩道謁祠下謂寺衆曰侯以材智翼楚漢蹶強秦固見諸史凡二千載而其神猶赫赫如是亦不可弗之紀也衆又皆曰然於是久造吾廬以請因曰古今天下浮屠之宮率悠久而不廢繼而復興不旋踵者何也由其多得山川之勝且世有不為故也吾聞應天之山自大江之右蜿蜒百里而至左右復多奇石以翼衛之大溪小澗凝清流纖長松高竹梅映室隙其僧自義曉而下凡七八輩皆苦而敏于事故能致君子長者之助如此其盛而廢以備舉可謂有其人然則寺之昌且久也蓋有不待卜度而前知者矣是為記

杏庵記

上官君尉泰築室於家山之陰蓋近於父母之藏受命於疇昔者也室成鑿池其前清溪而然連山奇石之在數十里外者皆羅列庭户別築數楹於其西而自扁曰杏菴以燕息賓客焉他日過余請為記之予曰夫名之美者人之所同取非美者人之

所同舍否也者塞而不通之義也君獨有取焉何哉君之弱冠也郎官李于京师未几出而主簿常之武晉袁之石載尹太平之蕭邑衢之江山皆有惠政民不忍其去今則又調鄱陽之萬川以常情窺之似未始否也豈非以其同時並進者或晝三接而歲九迁而已独遲回於州縣之間者耶不然則其字曰泰理不常泰否必承之無否而先自否也吾聞之恬於崇卑利鈍之際而憂深思遠者其為君子乎若夫中人以下其視也不出於尋丈其所也不踰于墻壁是以器之本窾者未盈而先覆越之過疾者欲速而反蹶也禍而後悔害而後懲不亦晚乎今用是以扁其室無乃自寓警戒之道焉嗟乎君之年方艾而未耆服官政之日長也而慎重若此其能他日以功名終者非君其誰是為記

棣華堂記

臨川雲林之山廣袤几百里傅氏世居其間以明經顯以武断保鄉里者前後皆有其人其居於白蟠者兄弟三人長梓字元達次熯字元明次魯字元采甚友愛也能遵其先人之命毋析居異材故自名其堂曰棣華蓋取詩常棣首章之言他日来謁記於余〻諾之數年而不酬忽自念曰言之来無乃欲益聞乎李正卿聲錄事平江為余言平江有其氏者兄弟三人、父母終孟生殖仲應門季幼唯嬉游不事〻二兄詬弗悛且嘗索酒肉以飲食其所與游者久之二兄謀曰季也殆不業乎莫若分而听其自覆既分季置酒召所與游者驩而曰吾疇昔孟兄力生殖仲兄持門户吾無所為故能與諸君游也今則肩負不能從諸君後矣請由此絕既而生息日滋二兄日乏業歸之者半側然曰向賴二兄前公私皆給故長我逸我有分以及我今二兄乏若是其復共乎妻怒曰若往游時若二嫂指及吾面者几曰

家之索必汝夫之由若何復與共不聽聚其案而焚其券如初嗚呼孰謂衰俗下甚絕無君子是辱誣也平居以称度為心者分才而錙銖甚則聽婦於內交譲於外而無不為其人豈不自智視彼平江無乃愚乎傅氏固儒家薰陶講貫之日長宜其賢也彼平江者賤財貴義蓋得於詩書之間耶果出于心自能然也抑所與游者朝夕開迪而誘勸之也嗚呼至誠之道通乎天地合乎鬼神可以擾蛟龍可以蹈水火可以扃鋒鏑或馴虎兕之暴或感木石之頑竊考支乃其常分或失其人乎哉正鄉非妄士物故久矣雖不記其所称者之姓名而亦樂為元達兄弟道也是為記

看雲聽雨樓記

樂平陳子構二樓於屋室之旁一以看雲焉一以聽雨焉李存聞而謂之曰夫世間之物有形有声者何限陳子之看聽獨專於雲與雨者何邪且雲之與雨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而後吾之所以看之聽之者隨之或玩之而有悅或厭之而遂悲不知方其未始作也未始下也而吾之所以看之聽之者果何在邪又不知及其既作而滅也既下而霽也招之而不可得望之而無其所而吾向之所以看之聽之者又果何在耶又不知吾之所以儵焉而看儵焉而聽者與其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者果有以異乎否邪又不知雲之與雨其形其声千態萬状至不可以象類言者亦有意乎人之看聽而然否邪明乎是則雲即我也雨即我也庸詎知夫子之所以看雲者不猶雲之看子邪子之所以聽雨者不猶雨之聽子邪非看而無所不看非聽而無所不聽則將於二樓之間目之所接耳之所遇足以證此理於無窮者又當不専在乎雲與雨也

心隱堂記

胡君茂卿以心隱名其堂請予記之予曰遯之隱者或為人之徒心之隱者多為己之徒是故文茵華轂有不足為之貴也巖居中食有不足消其馳也茂卿市邑人也堂焉而名之以此其無乃有志於為己也歟然心也者惡乎而謂之隱惡乎而謂之不隱謂之隱也亦何所置之謂之不隱也亦何從執之初茂卿以通敏得推擇為縣書余觀夫世之人未有所立而遽從事夫政也亢訹乎去勢之塲汩沒乎貨利之淵其於日用之間亦鮮有不憧憧焉而不知止滔滔焉而不知返者今茂卿則泊乎殆無慕於外脩乎殆無所蘄於人之心也雖謂之無所隱焉蓋不可也然其於斯堂之間隆師友以導子弟惟恐其不為善人時尊俎以洽故舊惟恐不盡其懽心以巾以帚而未嘗纖塵也或琴或書而未嘗虛几也爐有焚也瓶有折也堂之傍又有一畆之園花木果蔬必身理之宜鋤而鋤宜鍾而鍾瘁而薫之蘽而灌之之心也果謂之有所隱焉亦不可也然則初無隱也亦無不隱也茂卿能於是焉觀之則予雖為若記斯堂也而實未始有所記也

雲錦觀記

上饒龍虎山二十四巖之下有方石焉望之爛然而紋相傳曰雲錦石漢天師張君嘗鍊丹其下後之學者從而廬焉宋崇寧中得賜額曰雲錦觀已而廢於兵紹興間有周昌臣者始葺于鐵壚原未幾而昌臣死遂以復廢淳熙間都錄劉君用光以道術顯于時有檄賜沒入田而以食其衆慶元間倪元興病其卑隘遷于揭家塘旁有古井謂能時出五色雲氣似更與雲錦之名宜者然筍合而未完　世祖皇帝一天下貴清靜之教上清宮道士葉君繼請住持茲山他日因循觀而南可百步顧而左臺山右壓湖前為應天諸峯而後則雲錦石也因喟然嘆曰茲

豈非天與神授者邪遂議以改爲請於主教真人而許之大宗
師吳公亦親爲之援行會德傳君應辰又助之役爲殿堂門廡
凡若干楹庖湢庫廄各以次舉共爲工一萬二千有奇嗟夫吾
嘗經行茲山間亦甚愛其廡廣潔削洞究秘怪而草木蒨潤宜
乎慕道高世之士擇焉而居之殆紛華之竟不交於前而塵垢
之事罕及也然茲觀者再廢再興凡五遷而始定其無乃有眞
漠之相爲勝幽之尤者邪夫如是則其於制鍊吐納之事將益
靜而益專成於己而及於物者必矣葉君字克承儒家子其先
古睦州人秀而通茂而有恒大德中嘗從開府大宗師張公于
京師璽書授全德純素通玄法師教門高士紹興路瑞應宮提
舉知宮領本路諸宮觀事既又捧表闕下再命提點雲錦觀事
云至順元年八月十五日書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序類

贈祝蕃遠序

大學之道不明於世久矣縣士大夫靡然以文藝相許與至有
能自持而不流得之於千一者則又謅謅踽踽焉何斯文之未
幸也上饒陳先生立大潛心於聖人微言而復踐之未嘗一泥
於訓詁蓋二十餘年而人莫之知也雖其弟子祝蕃輩亦皆卓
出於類存欣然慕之將以明年往造其門上承先生之教下取
蕃輩之助既而聞有司舉蕃茂才與等宜中其科牒而發之行
省去且有日存私心甚惜久則大喜何者江湖之士號多秀敏
而又共際於四海統一之時光深弘奧之氣有入於其心修省
變化之言易以相感夫然則是蕃暫棄一存於近而得存於遠
者有不可以算也是則無所於惜而有大可喜者中否於利未

論也

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〻之選必由於其鄉延祐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有餘里以書來徵余言仲舉明於春秋者也春秋聖人是〻非〻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昔之傳是經者固或溺於意說後之號為通是經者亦多托諸空言經之不明其來尚矣吾嘗謂使真知春秋者一日而由乎科舉得為政於一州一邑而推是〻非〻之義以是非其民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一州一邑者也又使得序而進立乎朝廷之上而推是〻非〻之義於吾君吾相之前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朝廷之上者也亦豈非夫子作經之意哉亦豈非吾　吾君吾相求明經者之心哉亦豈非吾民之望哉亦豈不大可為科舉慶哉苟其志不於此乎在而汲〻為於窮達利鈍之際則其於春秋是非之義為何如耶仲舉諒直君子也其必審於斯義而非托諸空言者也之行也吾意其鄉之好事者必相與樂推先焉而有司之明者亦將無所失也

南徐紀行詩藁序

南徐荆揚一都會也實海門控大江山有金焦丹陽其會連其東漢沔接其西魚鹽米麥之商往〻而集前年里有轉穀于淮者謂存可附致一游時存教授于家不宜曠然以去且雅不便舟中拘縮以故止然念〻未歇也大德十二年淛東西大饑南徐尤甚郡命邑宰汪君稱隱部粮五千斛之君自始發訖家幾百數十日凡慷慨乎登臨之際蕭怫乎事役之餘以至於羽人釋子之所栖息篙工漁夫之所便捷鯨豚之奔擂鷹梟之紛呼濤瀾草樹風帆烟檣以吁以釋者一寓於詩靡遺焉他日以示存蓋百餘篇讀之竟殊歡然有得是吾於南徐也可謂不行而

至已矣雖然林岩之　其蔑有旨蔓埶〻如存者乎庶幾吾詩
之傳之廣也亦必有得存之得者矣於是乎書

江淮運餉詩卷序

士之不能持深守固一遇利害如髮則倜然為之動矣若是者
烏足尚哉鄱陽汪君来簿安仁之一月淵飢移粟於郡郡檄吾
部之吾得檄即行絕大湖浮長江帆數〻千里犯濤瀾之掀播
觸蛟鼉之隙冒虞於盜賊危於疫癘以常情惻之孰不歎其勞
苦險遠鬱然而不夷者而吾之歸也曾無幾微見於言面方且
披豁雲月吟咏情性吊往古之陳迹訪草莱之修士德業無所
虧公事無所懈豈非利害素定才智有餘持深而守固者耶他
日為大官臨大事優游容與蓋有未見而信焉者矣好事之君
子咸賡歌以美之而属李存為之序云

贈貴溪縣梁尹序

百司之接於民也者莫州縣官若也州縣官之恒其位正筆而
舉錯之者莫尹若也是故宰天下者考績之際宜於尹焉先得
其人則一州縣之民安不得其人則一州縣之民不安國朝縣
有監有尹有丞有簿六曹之史有典叅理也制則密矣然豈能
皆心於為民父母者哉假有一事焉或雜舉緐例以嘗其明或
播誘兩造以撓其正決而行之則謗之以為專固而持之則訕
之以為私由是而引歲月飾案牘其有能盡達於民情也者幾
希梁公天泉来尹信之貴溪縣且六年安仁與貴溪接壤也而
公之嘉政日聞也果於斷允協於同寮闢公田不勤於細民進
衣冠而尊礼之辦崛強而制抑之其亦必精心披慮人百其才
者也今且去也而向吾時材者邑之佳士人也倡為詩歌以惜
美之而徵序言於余是用書所聞焉

贈陳仲達序

余幼多疾一嘗從醫師涉神農黃帝之書下及張陶孫許數十家言欲以稍知疾疢之所由起金石草木寒熱温涼之所由用既而娼友間意余卒業踵相間或內顧而難之則咎余要秘也一八十媪痰吼上氣脈忽出余曰脈當病可作蘇子湯一劑已明日死也一女子脹忽不穀余曰此血閉病也法當以乾漆三稜輩治之不可更醫則孕氣不和證也一女子苦濕瘡脈肥ゝ溢指余曰下害明日作豬苓湯投之已晡時死也一男子温熱上滿下泄鼻出血余曰在傷寒法此為陰陽離絕不治更醫乃已嗚呼茲事豈易言哉古之人不涉獵以為名不欺瞞以取利幽探於五行之運着察於風土之宜然後審別製劑而中若余者志學於儒家者也不專徒兩失之今絕口不言醫邑人陳君仲達緝其家緒而精心焉仲達博采強識皆出於余而又勤ゝ然不已勤ゝ焉不已亦豈有萬一如吾所為而吾猶瀆告之者何也愚者之嘗謬而智者之取鑒也

送朱可方序

朱君可方退然有慕於晉陶處士淵明之風俾朋友之能文辭者咸述之而僕切疑焉蓋嘗聞諸長老前五十年東南士君子之有志於四方者局ゝ然慌ゝ然不得過大江一步今幸遇明時際天極地無不交車轍馬迹焉而 天子又憂乎林显之閒有不屑於自進而非常調所得者復為咸周賓興之礼以來之夫如是則士之進者或可以少愧而上之求者亦不為不盡其道矣可方優於學而未始仕也而年又未始老也析經篆之精微陳古今之得失非可方所難使一日勉焉讓進於場屋之閒有司未必失也然後唯 天子所命陳力就列他日老焉而歸過彭澤舉一觴以告淵明秫田而飲種豆而食籬其菊而逕其松未晚也雖然僕非有動於勢利而為是言者顧以勸苦而為

學遇夫有道之世不安於獨善其身者當然也

贈吳伯厚貢士序

自名實之辨未而取人之道以徵盖由來久矣入國朝制天下
州郡歲舉茂才異等者二人士之称在兹選者縣郡牒而自達
於行省由行省而自達於吏部御史察之國史覆之然後命以
九品文學官亦可謂級焉詳焉宜得人焉者也至正大二年春吳
君伯厚以牒行過別於余責一言以相舊余曰嗟乎天下至廣
也歲牒而往者至不少也亦豈有敏給而文十一如吾子者乎
亦豈有為國家典兹事者不能別吾子於群群者乎亦豈有別
而要之徒萬里之來者乎亦豈有成其名償其勤不說於君子
者乎用是卜吾子之行之必偶也遂書以為贈

贈張舉之宣城後序

國家選人之制上焉曰儒吏兼以為儒不律則疎律不儒則粗
然而今之持文墨之長者舉曠放而過情挾刀筆之能者舉苛
深而多害難哉人也余居溪山之中雖未嘗一涉千里之外稍
覽天下之俊美而近識李君正卿焉李君江西人有儒者之溫
良而無其曠放有法家之縝密而無其苛深必欲試吏而取則
李君真其人也李君嘗為廣西憲史矣見信於其上見愛於其
下再調而尉安仁亦如之李君真可則也孔子曰空言不如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今子兼二家之長才而有試吏之志故吾舉
李君　為贈則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之義裕矣尚何他說之有
乎

贈張仲舉遊宣城序

君子之於學也上不得名公卿大夫以開之下必取良友朋以
發之不然皇皇焉汲汲焉古之人胡為乎稱也徐涑中嘗為余
言宣城江東上邦也而憲府之所會也吾客居十有五年其大

夫来者無不文墨論議以降接士儒其士子弟之遊從者無不遜順于訓克於有成其主人無不時月礼致問遺以安美哉宣城之風也余懷焉未之能往而張子先之張子中州人有氣象其文辭慨然慕先秦西漢其詩慕晉魏盛唐勤業之餘頗顧從事於當時者也而之行也豈不見接於名大夫不見接於名大夫亦豈不得良子弟從遊哉亦豈不遭賢主人以相處與哉

送寧國李揔管序

延祐元年冬制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時李侯某為寧國明年六月省命侯来視饒州之荒乙卯及安仁丁未是為七月之朔侯從邑大夫謁孔子廟觀士輩之放疎視門廊之汙弊咨嗟久之進諸生而謂之曰學校之所以隆於天下者才夫人而已耳今國家復尒身廩尒食問辨則尒師游息則尒舍　新天子又以貢舉吏尒屬尒屬宜少自慎貴已矣若夫膠膠焉於斗升之獲者是走　賊人之事也非士君子之行也故曰細人也服利君子也服禮〻也者敬而已矣為人子而不敬失其所以為子為人臣而不敬失其所以為臣才也者才之為人子為人臣之樣也雖然吾為多言矣亦蓋有尒侯尒大夫焉於是諸生皆深然而思躍然而喜退而相與為詩以美侯之教而俾某也序其首云

送王既明序

延祐二年秋八月壬辰雲錦山道士王既明奉其師嗣師吳公之命往主夫閔臨水廟神之祠過別於余且徵言焉吾聞自禮樂刑政之微而鬼神之教始著雖若幻若荒若不可度且詰者而善惡之復殆無毫髮姧焉君子明之衆人眛之是故或憑物而言或假寐而通或交於陰昏之際或震於疾癘之間吾嘗以為上古之世之人日遷善遠罪宜不待夫尒也故我朝歲徧礼

名山大川屢增祠官之秩皆所以敬鬼神輔政教也今子將夙興而夜寐賛乎神而接乎人陳其礼幣所以申其誠也肅容儀所以齊其心也誦其言毋致其濫從其俗毋徇其荒因其中之有敬也因其中之有懼也導之為孝弟焉導之為忠信焉如是則神之所以臨夫人者有不皆在於驚動禍福之末而人之所以賛夫神者非徒私於牲牢圭幣之餘者也抑吾又聞臨水女神也閩人相傳其親死於妖憤且報之亦死焉果然則孝心之烈登諸國典而食是邦也不亦宜乎

别汪子盤序

今以鄉試来錢塘適與友人新安汪君子盤會焉相問尊若幼無恙外吾以别後所為文示余其辭氣紆嚴重簡寡有以知其用心專且勤過於余也余數年来得師於上饒問學之際大抵謂聖賢之業之見於言語文字者無非明夫人心而學焉者亦必於此乎究余則退然而懼慞然而省庶幾乎求免於雜而梏也而疇昔之知余熟者豈有多如君家父子兄弟者乎尚賢而樂於聞善亦豈有多如君家父子兄弟者乎深願與君共論而舍館適相去遠甚相過又輙不遇既又迫東歸而君徵言至於一再思不可重相負也書以為别

贈浙道士程能静序

余曩年館于邑之崇真觀有道士劉其者處州松陽縣人也相與處数月屢言居松陽之卯山〻有玄乙堂橘趣菴其所嘗屯請余文焉予意其嗜尚不類於俗為之記其堂與菴且賦其歸今殆六七年毎思之隔千里他日有程君能静来自浙氣甚清問其居則劉之邑里也謂劉近所為事甚悉予喜如得劉也久之亦以贈言為請其再四不異於劉余有以信夫文雅之習多在於斯見於老氏者已如此儒而好學者必何可勝言由是相

率而詩之者五人予則序其故并欲以遺夫劉也

汪稱隱安仁詩藁序

至治初元之秋新安汪君稱隱以書抵僕曰吾主若安仁簿時凡賦詩若干首願予序之顧僕也亦何足以序君之詩然意君平生之所更嘗者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宜不少而獨於此乎徵言其以僕為斯土之人游從之舊有以知其賦物之精切託興之深適歟君嘗由夫安仁調而為杭之錢塘及今則為金陵瓷庫錢塘之為邑也土地大民物蕃方伯連率之所近涖百司庶府之所交集朝徼而莫役星飡而露止瓷庫之間則會計之勤稽檢之密變通之利或不周於細徼委輸之重有不遑於寢食豈不自念疇昔之在安仁也土無百里民不滿三萬家退食之餘則所與先後而左右者皆逢掖其衣章甫其冠者也興之所到有不自已條然而成大篇悠然而成短章風雲月露之態於我乎莫遁林壑泉石之勝於我乎無隱亦何暇計其位之卑邑之陋耶但見吾詩之日工且富耳故今茲雖於叢劇之餘而猶玩乎其時之辭諉諸朋友以重之者僕於是乎或有以窺君之心也然則古今天下之事無小無大蓋誠有難者矣惟君子求所以易其難弭害之熏灼固猶火也而利泊溺亦猶水也苟能於此而兩忘焉則此心之良直而達之於事君臨民之際感而形之於興觀群怨之音者皆無邪之義也抑亦奚易而奚難將見君之名位雖益高責任雖益重何適而非安仁詠歌之時而後有以信其進於詩者進於道矣夫至若雅國家之治頌神明之德自宜有大人先生係天下後世之望者為君不一述之於僕也不腆之言乎何有

餞陳又新真人赴京序

夫人之於行役也有遂焉而以喜有離焉而以憂是皆不得其

情性之正者也苟徒具乎鶮俎以樂之蓋不若發為聲音以和之然非其氣之所孚志之所同則亦胡為而為哉　二年冬十月龍虎山中明復真人陳公以其師之領祠官于京師也而已嘗佐之特往省焉真人遊乎方之外者其止其行無喜也憂於何有而吾黨交游之士與其徒從之秀茂者亦從而為之詩凡若干首俾僕序焉僕斷隨世之音形於草野之間者蓋著於朝廷之上今二三子之作也懋而豐婉而不淫其殆國家礼樂百年之所致歟且真人之此行也適新天子即位之初必將戢戢其冠鏘鏘其佩而服勞於類望之間酒醴之氣圭璧之光有以達其精明天子錫之公卿大夫礼之亦當有任二雅之音如召康公尹吉甫者美且及焉足以備絃歌而永金石使千載之下於焉而興於焉而觀者蓋可以草野餞贈之華卜之也抑吾又聞真人之居山中也日與能詩者相倡和或過午忘食或竟夕不事寢由是觀之則向所謂氣之所孚志之所同者亦信乎其有徵也

番昜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送上饒黄熈序

上饒黄君壽卿敎諭吾邑數月其子熈來侍左右將歸凡與之遊者或賦之以寓畏别之情或詩之以結久要之好爍乎其有章鏘乎其成音而俾余為之叙余曰夫中人之情得從其親以宦遊者有不閒於位之崇卑勢之閒要往往以娛目騁懷為務至或有嗜利之習淪入髓骨者亦或有徒荒蕩而不知還者雖將以廣其聞見適所以溺其身心如此而可惜者比比而是今熈之留此也從琴師交吟友及其歸也則求言請贈唯恐離羣而索居嗟乎其今日之所養固有可見而它日之所成獨不可得而前知乎

送龔太和隨天師入朝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詔江南張天師入朝八月丁丑天師行選其

徒之才且藝者賢有德者壯可行者若干人從而畨易龔君太
和與焉吾聞天師毋朝覲時國有大祈禳則命之天師帥其徒
為壇而醮焉懸鐘磬陳寶玉立五方旌旗其響應往往如桴鼓
又聞其在道路也民有疾癘輒扶老携幼滿其車下甚至壅遏
不得前天師則戒左右宿符篆囊而佩之俾一一得所欲而去
嗟乎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宜乎大賫於朝而有以及
於其人也君今之為是行也吾見其被璽書而列於祠官也有
日矣於是乎書

送章巡檢序

安仁之西壤與臨川接其細民習於輕悍一有水旱輒群聚相
剽劫富家巨室至夜不能枕余兒時有淮人方君某者來為尉
匡然長不滿五尺善騎射有膽氣三年所撲滅窮根株不少至
今西壤人畏之而一二餘老兵猶能談數十年間庶政理修歲
無大饑咸安生樂業而警戍之吏又往往以其暇裕撓民訴訟
縱卒剽斂雖幸以代去然鮮有全善譽者章君齊賢之來為白
塔也律己以廉馭下以莊而白塔政為邑之西壤齊賢居官凡
五年如一日今其去也自其鄉之大夫士以至於販夫牧子無
不誦其美而懷其安異時使者之行部及有司之吏議皆未始
有所譴訶信乎其能官而有譽也欤昔方君之去安仁也年已
踰五十吾嘗謂使其人居邊疆得自部一卒已上亦必有以立
功後不知其何如毋毋惜之今齊賢之去白塔也才三十餘耳
而與人之論謂 也以才章也以德其所以逢時効職雖若有
不同然者是皆人所不能忘也故因蘐序諸公餞詩之末而併
及焉

劉道士煉丹序

余未始讀神仙書蓋不通其制煉金石之方今醫家所當用亦

十餘品而或雜之以草木臭味其扶陽抑陰救危疑於倉卒之際殆亦仙方之餘而養生之所不可無也然精其事者率多隱於名山大川之間惜不能徧訪少採討焉冲虛山中道士劉範者頗有志於是嘗語之曰古之君子凡所為者先其義而後其利故義著而利隨之況丹者人之所服食尤不可以苟按本草朱砂生符陵山谷形如箭鏃如芙蓉花者良出他土者率不及其碎末者特紂工所用又諸石或火煆醋淬擣須千萬許或水飛研如粉無毒不爾著人腸中能作癰夫丸而售之誰得而辨焉在於不自欺尓不自欺雖欲坐進於道無它岐也況丹之必售乎吾愛範之貌魁然範之氣藹藹然故其所以望之者有將不止於是焉而已也範字彥基又知讀書蓋儒子云

送玄卿入朝序

至順元年秋九月龍虎山薛君玄卿復游京師其鄉人何素率其友之能詩者若干人咸賦以餞之而俾畨易李存為之序存曰君之往来京師也数矣雖萬里若適鄰左然至則有大宗師為之依歸行則有供給之裕而無旅瑣之况也似於人無所敀視而易聽者而何以言為顧君素有能詩声往在京師時凡公卿之好文辭者必交其歸而居山閒也非清流勝士則不與之接然則倡和之樂在彼而離索之憂在茲矣是以懷慕繾綣之辭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由是觀之則四海之閒千載之下蓋或有因是而推知其為人者矣吾之叙也烏乎辭

復送薛玄卿入京序

世祖皇帝平江南上饒張公以黄老言進得賜歸大宗師出入禁闥者凡四十餘年張公往矣而畨易吳公繼之由是其徒之魁竒俊拔者皆彬彬焉往来京師以為常庚午之秋薛君玄卿

復行其交游閒無不詠之歌之以為餞何生大易集而成卷嘗
俾余叙其端而臨川彭舉復得若干首亦徵言焉余曰君之行
亦光矣是何詩之者之多也或有以美其實或有以勉其所未
至其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乎雖然吾竊有私焉吾幼而多疾
会騐々乎其老矣學不足見知於人才不足為時用也日食米
一升酒再觴不夫豈不知自量者哉顧古之君子亦或有尊德
樂義而驁々然以遊者而吾獨無是心耶吾喪親既已二豎子
且長能聚糧治裝斯亦遊矣游必先京師先京師其必以君之
師生為東道主下榻之餘借之以一馬導之以一奴望宮闕之
偉麗覽明堂辟雝之制而瞻大駕之北巡也其於公卿之閒有
果能以尊主庇民為己任者吾則求往拜之後來之英有自視
不碌々而能虛心委己者吾亦願與之語然後翺翔乎灤河之
上少栖息乎西山之阿其去也則道東魯禮先聖之遺像訪三
家之子孫如是而歸則終焉而已耳然不知吾之行也果何時
耶又不知吾能行時君無它從而在京師不耶又不知吾及京
師而君無它從其相與之意有不異於今日不耶姑因是叙而
要之亦以塞彭子之徵云耳

老々堂銘并序

金溪彭萬里年五十而喪配義不忍再娶願男女若干人皆幼
於是迎其外姑李氏於家以老因扁其堂曰老々進士朱君元
會為之記而請番易李存銘之銘曰

人生伉儷不幸不齊異母異情繼續而睽顧此呱々孰恤長之
賴外姑存未及于哀亦豈忍心下坐吾惟朝飢莫寒庶有所離
或哺或縫吾女之兒母見子々見母々慈而益慈
女長而笄男壯而妻薦其甘香羅拜歲時孰謂人老非吾老為
休哉彭君裁變而宜

送張平可序

皇帝四年詔天下以科舉取士秋僕與於州縣之貢歸自錢塘訪舟玉山縣適與豫章郡張平可同載而下平可為老子法其眉目江山風雨之色蒼如也携二侍者一奴謂其所從来則由真而揭而瀏而常而蘇而秀而杭而嚴而衢而至於此時且半載水陸且数千里僕意平可慕乎玄寂者也亦何故不憚數數爾也須之平可又謂余郡有開元觀者久廢吾佐吾師徒手起廢逾二十年而宮宇以完今教主大真人更名玉虚目諉吾提點之吾慮夫無飯吾徒者是役也謁財諸貴富者而田焉僕偶於平可有感也近經上饒道中所見通川橋梁凡五六大者至百楹槩其瓦石椽桷構結黝堊之費動数百萬錢而皆白蓮社中人成之彼白蓮社中人非有公卿貴人之資率多行乞四方亦或伺夫過連焉也者而丐聚焉嗚呼不亦難矣乎哉雖耳見未出於求福利者而亦博濟之餘義吾則於彼重有感也大江以南學校之閒廩粟之多其名為礼先師修宮墻贍城後學者也而来董其事者得不狼戾其間至鮮矣固不當責其貧有為如白蓮社中人者亦豈敢望其竭心力圖祠事於永久既守且田以安夫後如為老子法之平可者乎嗚呼何其儒者之不競也而往往又畀之狒口以為儒者之業豈於此乎在雖然是豈有聖賢踐修之實特假夫濶論以自鮮者耳益以蔽其心之不愧於彼也故書此以嘉平可之志亦庶以白夫吾黨之士其或有然吾言者否也

送劉縣尉榮甫序

仕於時者非但無賄之為難而御吏之為尤難苟知無賄已不為狼饕鳥攫者之所動揺效甘薦脆者之所蠱惑而不免乎来者之銖求僚友之酬酢妻妾之奉服食之美未有不中道而變

焉者也無賄之雖不其然乎其或確然有以自立毅然有所不
為知食君之祿除民之害而無私焉者義也盡其在己而無祈
乎其上脫有不幸出於防閑之所不及者命也如此則曩之所
謂雖者又將有不雖者存州縣之胥諳練乎民俗之情偽慣嘗
乎官長之巧拙自其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者無非欺公罔民之
事蓋其祿不足以仰事俯育名未足以耻青拾紫使者之行縣
稍有風力而振舉其職者械繫箠楚朝施夕用然亦何若而為
之故放其良心而不知求者亦其勢然也勢既如此則其念念
之間何適而非私彼其所掌者分而官長之務揔彼其所資謀
者衆而官長之黨寡至又有同僚之暗謬者則託之以為腹心
編民之豪黠者則援之以為黨與御吏之雖不其然乎其或明
足以燭微而不為其所昏蝕通足以合變而不為其所陷穽右
吾之誠或有以革其面奮吾之斷或有以折其姦如此則曩之

所謂雖者亦將有不雖者存然能無賄而不能御吏則其政多
出於弱而無以及乎物能御吏而不能無賄則其設施多出乎
術而不可以訓今縣尉劉君榮甫其於無賄御吏兩有所長者
與君薄滋味斂冠履臞然一布衣也出無車馬則杖而徒若未
嘗有祿于時者而其稜稜介厲之氣人不敢干以私宅日嘗攝
邑事吏胥之猾玩者往往為之屏氣時鹽法甚嚴也而君則稽
市肆之貿易而貪者不得以偷便郊郭自寧謐也而君之胥巡
未始以寒暑休嘗指其卒徒而謂人曰若屬之股肱操之器習
鬪事雖曰所以弭盜也而不旁緣為盜以殘吾民者幾希一有
縱横必痛繩之又嘗親邏境上異時之行者每託焉以即富貴
之家戈槊旁午鷄狗為之不寧君獨裹粮橐飧莫則求為仙佛
者之廬而栖焉又嘗曰為人之道正而已矣雖正之為義有精
有粗而君之所為殆亦出於天性不皆矯激以為名者也上府

之聽譏嗾者嘗欲擠之而公論卒不可泯使者之不辨蒼素者嘗欲抑之而微疵終不能以深中嗟乎非無賄不蒻而有及于物者乎非御史不以術而有可訓者乎今聞廣東憲大夫蓋有知之而撤其入幕者矣御史王公又復列其政績于臺矣去此而加勵其平日之志益廣其化民成俗之方將有及於物而可以訓者益不細矣吾黨好義之士惡得不樂為文辭以勉之哉

贈李晉仲序

吾聞金陵楊公志行之為人也屹立而不阿其涖官也嶄然不可干以私心切慕焉他日得歙人汪君稱隱書謂嘗於京師識公、為記其堂與菴文甚奇而倦書不能寄也其婿李晉仲教授餘千有繕本可試從晉仲索觀之未行會江右道士聶以此從餘干來嘗謁晉仲有其文亟取讀之初不能以句若崖巘岸斷上下千尺而輕禽捷獸莫之能緣也若飯糗茹草於窮山絕谷之間而肉食者自鄙也若車馬於羊腸九折之途而銜轡榮彗之嚴斯須不能忘也遂益有以信公之為而以此又謂晉仲亦緯、有舅氏風由是不但有慕於公而并願識晉仲焉天曆已巳適惟賓興之歲七月之朔客有以晉仲將行告者僕曰余固未識晉仲者也而謂之不知晉仲可乎其行已其績文固皆有所自來雖已受命而及物之志厥爾未自歉是行也升之春官而進對於天子之廷者非晉仲其誰乎而千越之友亦皆褎然以功名望之形於詩歌者成卷僕因得以平昔有慕於楊公而并欲識於晉仲者叙其端云

贈趙舜咨奉母之晉康府史序

上饒趙君舜咨以儒家者流為晉康府史至順癸酉之春會有江右之役便道過家奉其母以行其鄉之交友咸為詩文以寵餞之且有介其徵言於僕者僕曰吾見吏於廣海者多矣往、

因其物産之富貨寶之聚而民俗淳且愿也則從而魚肉之夫魚肉之者負君命而失民望固不待論求其所以樂其身以封殖其子若孫者尤不足論姑以其名稱美者而言則將必曰欲有以娛悅乎親者也夫孝子仁人之於其親不使有一毫憂懼於其心國法至密也人情至險也娛悅於可指可視之間而憂懼於不睹不聞之際娛悅於俄頃而憂懼於無窮娛悅於政刑之所或免而憂懼於鬼神之所不可逃果得為真知愛親者乎合吾子之往役於彼也旦而興安親而後出也莫而歸安親而後息也是肯以一毫憂懼其心者哉量祿而制用輕暖於身者雖未備旨甘於　者雖有時心舒愉氣和平也心舒愉而氣和平則六淫不能賊也六淫不能賊則雖歷險阻犯瘴癘若不出戶庭然子毋疑吾言方今　朝廷清明賢公卿擇士如恐不及自求之福終來之吉蓋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送陳德輔之金陵從閔先生序

夫理有所未燭而過有所未知苟非上智其誰能免不然犯霜露起險阻躬樵爨甘藜鹽古之人亦胡為乎然哉蓋其信之也不篤則其求之也不勤其求之也不勤則其得之也不實疇昔之歲覃懷閔君來遊吾大江之東而上饒陳氏最先容之其為教也凡進退揖讓之間奔走使令之際苟有差忒毋或假借其講說經史條貫悉備若經之有綱若穡之有秋與之處鄙吝之氣將湎湎然而自消既而移家襲慶而陪講於郡庠吾不見且十年矣至順癸酉六月某日陳氏之子輔不遠二千里往求焉以卒其業夫師之賢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勤且勇不足於己能不難於未聞不膠膠於故常之習不屑屑於囊橐之費為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必將有所成矣況金陵為公卿大夫之林苟有餘力更能求其仁者賢者而善事之

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於吾所期焉而已也

贈章德輔遊京師序

余往来貴溪上蓋二十餘年溪之南有山特起多恠石佳樹為弦誦之堂為冠褐之栖余皆累〻遊焉獨其山之既曰五面石者未之見也相傳謂唐吳緬讀書之所訛而云然意其間必更奇他日果聞為兩石相倚若破而不合仰視其光細而且長人號曰一線天其下闃而深呀然而有容余欲遊之而未果既聞龍虎山中道士章君築宮其間宮成命其猶子德輔主之余於德輔有同舍之好蓋謙靜厚和君子人也亦屢欲招余遊〻以物役孤其意然未始忘也方將以明年春携琴挾冊其間以有德輔為之東道主也憇盤石涉清流雖累月經年宜未吾厭忽一日德輔過我謂將為京師遊且徵言焉余咲曰吾方倚子為東道主以少息夫嘐〻擾〻焉者子其知之而姑為此以拒我耶殆不知而出於偶然也人之於其行止也有不可以意焉如此哉今吾子之於是役也一以觀京師之壯麗次以習宗壇之威儀閑辯於縉紳之林而翱翔乎鄒魯之郊聞見者宜日廣而更嘗者宜日多也其毋以我為意吾且為廬阜武夷行也

逢遇録序

士君子所逢遇之不齊而或不足以汩其心移其志者古今天下蓋所同也横槊而賦詩乃在於遇敵制勝之際而掛經於牛角則又出於勞筋苦骨之餘上饒翁君以儒家者流而嘗從事於律積歲月可以典州縣之按牘頗乃暫寓焉於征商之官以其休息取古今雜著有足以快其心者而類次之久而成帙自題之曰逢遇録他日寄以示余〻曰甚哉君志之不移而君心之不汩也夫以征商之任嘵〻乎接于耳者無非物價之低昂紛〻乎交于目者無非商賈之往来窮日之力銖〻然取之於

民周月之間則又挈挈然輸之於府田祿之制不及而資格之限甚嚴其所以取給於朝夕者私其羸焉而已耳吾嘗以為雖甚賢者而處此亦不免有以昏其氣而怠其守焉君則獨不然且今所集之書無慮數十家亦無慮數千百言取其所可取先之事實以學其本次之翰墨以發其文章之方外以暢其達終之諧謔以破其拘然則君之所以為人者其庸不可知乎方今名藩大府之間公卿之賢者多矣而君亦豈久於征商者哉必將有礼而致之幕下者它日而進是編也夫豈無一言足以動其心而及於物由是觀之則是編之有庶乎其不徒矣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類

贈鄧深秀地理

安仁之東南有山蒼蒼然在百數十里外者臨川之雲林也每闔其闠特起而為峯者凡卅六峯之顛泓然而為龍湫者亦數四清泉懸流下注良田數萬畝歲大旱不飢而自昔多鄧氏居之而鄧氏之　顯者文且藝者前後蓋相望也余生晚不能皆親薰而炙之今曰琳儀曰汝勵曰李文曰謙伯咸好學而多材而嘗辱友余元統甲戌之秋則又得深秀焉其氣肅以和其神清以長問其所成名則曰吾素嗜陰陽家言也余曰子之藝其必精乎近世之業此者或貧賤之流子既有詩書世澤之遠以為之本而又有里居林泉之勝以助之養泊乎其中而蔚乎其外者非偶然也抑吾又聞雲林之山東連閩西接贛數百年

来以陰陽名世者不出於閩則出於贛今其徒交迹於東南数十郡閒而吾子之居適當其中歳遇而月會之朝漸而慕磨之則其於斯術詳而不苟也富矣而余又樂於数夫鄧氏之多材且賢者而及交之也於是乎書

送曾伯明遊廬山序

至順癸酉之秋里人曾杲請曰杲也有千里之役將以陟匡廬浮溪淮竊聞古之相交友者其出處也必有言以為贈是役也不無望於執事者存唉曰人之生也果可以不游乎哉栖々乎庭戶之中而恤々乎塊斷之閒其能自拔而不至於溺焉者鮮希然有其志而無其時吾不得而遊也有其時而無其資亦不得而游也有其資而或不能不憂乎其後亦不得而遊也今子之年方壯也子之居有清溪修竹之勝環以壤土勤力其閒無飢寒之憂子之親光潤之氣浮於眉頰子之兄弟皆足以力門戶子之子姪皆能以親師友若子者可謂有其志有其時無所慮乎其資而憂乎其後者矣子而不遊其將誰遊然則登車而攬轡蒼々乎吾之左右者孰非拔地之崖谷觧舟而掛席浩々乎吾之先後者孰非浮天之波瀾耳目溢乎奇偉胸次無所滓穢則超然之思廓然之氣誰得而禦之它日之歸吾將有所驗也

贈于子中入京序

元統甲戌之秋于生子中来曰中非有他材能者不自意將為京師之役先生不可以無語我應之曰吾山澤之槁也何以語子々既不肯自汨沒於草莱之閒亦可謂有其志矣有其志盍必有其用也吾聞之少年後往之氣離其嚴父兄而外者所當敬其身慎其言而已耳敬其身毋遊毋酗于酒遊斯荒酗斯疾慎其言毋妄毋佞妄斯憎佞斯辱矣方今取人之途甚多子苟

信吾言則將自有知子而揚子者矣子勉之

送張玉良入京陳言序

元統二年歲次甲戌十月邑人張玉良來曰僕也雖生長草澤然稍涉經史不肯自碌碌昧昧故凡政治之得失未嘗不關於心苟有所自信輒識諸牘今將陳之闕下卿之先輩或辨義利以教我或指昔人之迂且狂者以戒我吾子獨將安贈余曰新天子明聖三公九卿百執事多賢也子所言者雖不敢請然吾聞振衣則有領提綱則有綱不得其領則顛倒而不序不得其綱則紊亂而不張是故志其大毋截截於其細求其本毋究究於其末以百執事之所宜為者而告之三公九卿則瀆矣以三公九卿之所宜為者而聞之　天子庸非瀆乎是故膠於古而不通則腐趣於時而不任則偷方今朝廷采言者如恐不及亦豈有言之當而弗采乎亦豈有采之而弗行乎亦豈有行其言而弗顯其身者乎吾用是有以卜子之行之不徒也

送道士劉彥基入京序

余兒時見沖虛山中道士胡君可善年八十餘兩臉常如渥丹邑有醮祭必可善主之登壇揭言遡遡如撞鍾閒披氅衣或行遨遊廊廡閒可畫也其下為張君毅可亦氣貌恢然實能嚴事胡張之下有陳仲達者涉經史又博通醫經識藥物療疾病良已年與余相若也而交最深每相遇輒竟日窮宵清言有不知世累之自遠也胡與張相先後以老死仲達克世其業猶二君存時又其下為陳則虛尪然若不勝衣雖生長闤闠而謌謌惴惴循溪山窮谷人則虛之下乃又得劉範焉範皙澤而長身趣向亦甚不卑亡何而仲達早世思見之不可得見則虛如見吾仲達焉既而玄教大宗師吳公置之幕下留京師且十年欲時見亦不可得苟見範又如見則虛也它日範忽來告曰範將

省吾師於京師余歎曰世固有親父母昆弟遇毛粟利害得失輒白眼反唇相視猶途之人甚者如怨家仇敵者何也無它重利而輕義也今子不遠乎萬里不憂乎歲晏聚餱糧犯冰雪凋零於羈旅之際蕩兀乎舟車之中汲汲焉遑遑焉唯師之求可不謂加於人一等乎與之厚者咸賦詩焉余得以推其好修尚義之所由來而又私不足於其往而朝夕無與遊且言也遂書諸卷端云

藍田八詠詩序

藍田八境者閩道士則齋宋君之所名也君嘗創觀於長樂縣之勝地而居之而得額曰真元凡觀之前後衍沃而為田者曰藍田有橋焉曰藍橋因舊名也相傳古有藍氏主之又謂向居是者嘗種藍以染橋之南有仙人峯以其群山卑邪奔放而此獨超然若仙者之於世俗也又南有紫薇峯以是花多產其上也益南有青牛嶺東二里許有雙髻石皆似而名也然謂之青牛者以老子嘗乘度關美名之安得如老子者復乘斯世乎北有從龍嶺雲氣之所自出天苟欲雨則翁翁然歲旱主人於是焉卜雨也又北而南為還源洞流之所自出也是八者皆宋君之所游息而吾黨之士或詩之或賦之鏘然而金石奏爛然而錦繡敷而未已也夫宋君學仙者也顧乃眷眷然於鄉井釣遊之舊何耶然吾聞仙者之於境也蓋寓焉而無所累焉耳苟寓焉而無所累焉則將必乘飛雲馭長風而遊乎八極之表而向以藍田之境為於斯時也其視吾黨之所云云者又直夫塵垢粃糠而已矣作藍田八詠詩序

和吳宗師灤京寄詩序

元統二年夏玄教大宗師吳公從駕上都嘆 帝業之弘大覩 朝儀之光華賦詩二章他日手書以寄其鄉人李其且曰苟士友之過從者宜出之與共歌詠太平也於是聞而來觀者相繼

傳錄於四方者尤衆咸以為是作也和而莊豐而安婉而不曲
陳而不肆其正始之遺音乎夫大宗師以出塵之姿絕俗之氣
主朝廷祠祭之事猶不肯以終食之頃少忘於弦歌之間昔王
季之始基也柞棫斯拔宣王之復古也牛羊為群此其細事耳
而詩人且雅之頌之仲尼亦存而不删今國家之大際乎天而
極乎地開經筵以 聖學設科舉以興俊髦向之馳馬而試劍
者皆彬彬然文學之士矣矧 堂之上百執事之中如名康公
尹吉甫者亦豈少耶大亨之雅清廟之頌宜其十倍於古矣於
是相與鼓舞而賡載者凡幾人雖不足以希望盛製抑亦和氣
之所形於草萊巖穴者然也遂書諸卷首

贈上官琳升遊京序

上官昱来曰昱將有京師之役不得朝夕見願賜一言以自警
者余曰吾年運既往而業不加修而何以語子雖然吾嘗聞之
師矣君子之於自厲也莫大於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
得其正矣曰然則心無躰吾不得而執也心無臭吾不得而聞
也果惡乎而靜曰寡欲而已耳曰紛紛然接於吾之目者皆可
欲也浩浩然入於吾之耳者又皆可欲也亦惡乎而寡曰至聽
無聽至視無視非為之為全神守氣由是而國有忠臣由是而
家有孝子百祥具集諸福畢至內馳外滯徒以汨吾智而終吾
世是謂天德之棄昱再拜曰謹受教矣遂書以為別

贈何謙光遊京序

何君大方之子曰柄字謙光言曰柄將舟經乎盧阜之陽浮長
淮絕黃河遊鄒魯陳蔡之墟而因以達夫京師吾子柄父之執
友也其何辭以贈我余曰吾賤者未嘗習進取之方吾杜門未
嘗更途旅之事其將何以告子雖然子之名字固有取於謙卦
之象吾更為子申之若何夫柄也者所執者也謙光也者能執

夫謙下而道自光明者也天地之道謙也鬼神之道謙也人而不謙天地鬼神舉惡之矣天地鬼神舉惡之矣而世或猶有不謙者何哉見我而不見人也何以謂之見我而不見人也吾苟有一善焉其心曰我善是人必不善是苟有一知焉曰我知是人必不知是我長而人短也我大而人小也我多而人寡也夫如是則其聲音咲貌初不期于不謙而自不謙矣是故古之君子有聞言而輒拜者有克己以為仁者今而翁以是名子而師以是字子其愛子也深其望子也至而子則又能亹亹焉親師取友而不倦州閭鄉黨之善士而猶以為未足也將求之京師之會四方之廣守焉而弗失行焉而益著亦可謂尚志不自陸沉者矣在書亦曰謙受益它日之歸吾將改目而視子之容易耳而聽子之辭富貴利達蓋有不足言者矣

送劉則誠學錄序

余與覃懷閔吾仲魯啓學於上饒陳先生之門先生歿去家維揚踰二十年不相見其神清以夷其質方以正其談經率詳明數暢使人深聽而鄙吝消余雖思之而駸駸乎老態不能具舟命駕多見其不如古之知己者他日餘干劉則誠來吾山中預言家有别墅維揚得與閔先生游者再歲仲魯素風儀整然而則誠進退之禮殊有師法嘗見薦於淮東憲使得録高郵儒學之官且有日州里婚交賦詩以餞而予序其端因予之曰吾子方以弱冠之年而得官於庠序之間上有博士以主其教下有賓叙以似其勞應酬之所鮮及會稽之所不暮當夙興夜寐資諸人之善而求諸己名之與業胥進而胥長其時有不可界限者也大江之舟先維揚而後高郵必當拜師門而行試以吾言質之何如也至正丙戌九月日作

送程用和序

至元四年冬十有一月餘干程君用和將游于京師李存聞而告之曰人之言曰漁必在淵獵必在藪是故志於當世者不老於丘壑之間勤於五穀者不出於隴畝之外然則駿明非自言也則國鄉安得下堂而執其手寗戚苟不扣角而歌則終於下里飯牛人矣是故信其有以自達也不必嫌於自前也況吾子敏而周通而不隨其必有所遇合於是行也乎因系之詩曰秋風起兮山葉黃歲且晏兮浩冰霜子何為兮戒車航攜束書兮遊帝鄉負修能兮遇明良時不可失兮雖古人其猶皇皇安得結佩兮相翱翔髮種種兮徒自傷

送于仲元入京敘

信矣問學之無窮也然吾聞得其正而無窮焉則愈造而愈深失其正無窮焉則愈騖而愈遠吾嘗刻意於文辭詩歌竊自謂苟得彷彿於漢晉唐宋諸子者斯可矣及獲師友之講明遂朝夕之循習而後知古之人業莫大於盡心而知性盡心而知性而後通於天地萬物之情通於天地萬物之情則言語之際有不求於文而文者矣方將顧於有為而未能而人則進進以為非好尚不同何迂怪也嗜屠博者不近於正冠納履之流喜優獵者自遠於負耒荷鋤之輩勢則然爾昔有五人同席而酒者其一人甚不嗜也問之故則曰吾憂夫渾神敲氣而事不治也又慮夫漸胃潰腸而疾也又恐夫傲傲嫿嫿而人夫所瞻入也四人者初相與貌咲之久則愠生焉又久則黜之其若齟他日酒惟恐斯人之在嗟夫求是非於世俗之下亦奚以異於此生徒千百興雖迹於老氏之門而發然不以為非事物之來苟有一毫攖乎其心拂乎其氣則必相與洗濯剝落以求應乎正焉而未已者又將往侍其師而為京師之役數千里之間風氣之殊山川之阻已有以異於乎居几席之安而增益其所不能者

多矣粤夫今天下為一土宇之大生息之蕃開古以來未之有而士君子生斯時者礼樂教化之所及宜皆寬通偉博磊落俊核者也且京師人物之都會而有興之大宗師張公則歷事四朝恩遇不替而有加其嗣師吳公則隆厚於親而尊顯之又推以及於戚姻鄉黨朋友亦無不周且悉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二公之謂歟今有興之行內取則於其師外取友於天下所以陶成其美者備矣他日歸動乎容貌發乎聲音吾將明目而視傾耳而聽之為若夫苟私便而尚紛華則決非好古者之所為又奚必煩言而瀆告之也

送楊霆發序

五嶽四瀆山川精氣之所萃也而衡岳獨鎮大江之南去海為最近國朝以來益嚴其祀而崇其神未嘗有巨浸赤地千里之憂且山之中半為浮屠老氏之棲者非一而所謂壽寧宮者境愈勝制愈宏寔岳神之所安也朝廷歲時祈報之使往往而踵至是故居遊於其間者率魁奇焉至元丙子之歲臨川道士楊君霆發以素有道術一日為其邦君禱雨輒應由是推其主教大宗師之檄知本宮事將行其弟子楊當請凡郡之名能文辭者咸詩焉當嘗從余遊而徵敘言於余也余聞古方外之士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楊君豈亦慕而為之者歟禱祈之效固出於邦君之誠亦其精神之所感也今則又與於衡岳祠官之次雲霧之所蒸潤風雷之所通暢變化在於俄頃影響見於眉睫欲暘而暘欲雨而雨則其及於物者不更廣且易乎若徒曰會計出入於簿書之間如俗有司之為者則末矣楊君未必然也

送張自賓序

余與宗人同叟幼相狎也稍長同叟著道士服龍虎山中不相

見者動十四五年同叟得清靜之境其文學亹亹焉以進而予
則徒汩沒塵埃以老每用愧於同叟也他日以書來數其友張
自賓之賢且將遠遊頗有意余文之未幾陳汝欽亦其山中人
來臥疾余僕庵自賓一日有書問之竊觀多責善之辭汝欽因
謂自賓家在江之右父年八十而康強書無所不讀自賓之居
山中也每得其家帖未嘗無規勉之言余益信自賓之賢蓋信
自賓之賢蓋有由來宜乎同叟汝欽之與之也夫龍甫多賢德
多材藝後來秀挺問學而耆業裕乎其有人哉而自賓又得家
君之嚴有棲息之安有遊覽之勝有切磋之地過乎人者多矣
而又欲徧歷名山大川之間庶幾乎未見聞者然則自賓之所
以自廣自成也其孰得而槩之顧予言足為自賓贈亦聊以謝
同叟并以勉汝欽云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類

送王伯達遊京師序

余嘗遇臨川王子伯達於河圖山中伯達賦詩以相好予老退
愧不能和也他日伯達過予謂將為京師遊時春雨初歇草木
明茂予與伯達登覽乎山水之間徘徊乎壠丘之上頌當世之
設施論古人之製作相頡以樂信而後別伯達蓋吳先生之門
人也其始冠先生字之而又為之說其聞見也固傳其講貫也
固詳而是行也蜀郡虞公序之南豐羅子序之虞公賢縉紳也
而羅子亦東南知名之士也其文章譬之於車或推之或輓之
名之彰而身之顯也無日矣於是乎書

送吳景漢赴寧國儒學正序

學之有正者何曰正不正也謂之學已猶有不正者乎曰去古

遠也夫學也者教也養也古之教養也一今之教養也二何以二曰教則弦誦是已養則廩給而已耳廩士之有田而無力役粟米絲縷之征古今所同也無力役粟米絲縷之征則其食之也安食之也安則其習之也宜有成然則今天下之名為教者大都有三焉儒也釋也老也彼釋老者有田而無征與儒者同而儒者之出納則刺史縣令得以稽考之部使者又稽考之小有不當則黜罰行焉彼釋老者有司未嘗過而問其故何哉曰儒者所自取也非有司之過也儒何以自取曰彼釋老者雖曰方之外其流猶或未盡私之也至有乞貸以營贍者又安肯私其所固有也乎然則儒獨盡私矣乎曰儒之私也久矣其有不私者幾希是以見薄於有司也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友人吳君景漢嘗教諭桐廬分水二邑已今將往正寧之之郡庠矣寧國者山川之秀古今材德之輩相望而出而又有憲府恒臨蒞之賢公卿大夫日督而月勉士氣之盛豈有不正者乎而需吾子之来也吾姑發其說是官者之豪於諸君子贈言之端以別之而并欲吾徒之自反而無久為釋老下也吳君蓋家學其尊人嘗種松郭外以自居學者尊稱之曰萬松先生云

送子初饒旭序

余方遊碣石仙岩閣臨川饒旭子初自便陽来會請曰旭年三十有五矣師董子句讀者且十年甚不自益也有晉寧張先生仲舉者絕聰明經史百家言過目輒成誦發為古詩文一操觚可數百語不休其才力過人有如此者又聞有覃懷閔先生仲魯者通經講析詳明御徒屬進退礼節甚莊以嚴苟失過不少假借論古今事雖王公貴人之前無所屈其氣象剛方有如此者又聞有浙東洪先生伯昆者年甚高朋友在千里外時以書

櫝閱辨凡先儒理到之言猶捜購手自抄帙其嗜學有如此者旭皆顧往見之庶幾益聞而益見乎余喜而謂之曰刀不利不可以割木不斷不可以材水泉之流者腐蠹不能生也種植之耘者草蔓不能没也今吾子舍其近取其大山川所生國家所養者蓋藹〻然也吾子行乎其無若吾之孤陋寡聞以老也乎遂觴酒而别之

臨川戴氏靈秀庭詩序

去年秋嘗客臨川城中戴君聖田櫝其家庭所生灵芝来示余學士虞公以其父諱庭芝也更名灵芝為灵秀且賦詩云其郡及郡之士皆賦之吾聞古今天下之間福禍之兆甚微故瑞異不常見而君子貴知幾焉其禍也自修以弭之其福也益修以將之今灵秀之生戴氏者既華於初年復茂於明年其出於先世積累之所形其亦聖可之身之所致也聖可苟不求言則已求而無益於聖可與不言同蓋美生誇〻生喜〻生墮〻生禍也未若戒生惡〻生疑〻生懼〻生敬〻生福矣然則培之以礼讓而溉之以平恕使嘉禎之氣常蘊而不泄則吾見靈秀之所以瑞夫戴氏者無窮期已因書以為靈秀詩序

贈王聖從序

夫醫工之最難者也余嘗謂其精粗姑未論其心則萬〻不可不仁也相傳盱江黎氏壽氏雖高年夕不宿於寢平居若亦小覺若生姜大棗若炭必甚蓄昏暮有扣門者輒起而藥之察其貧則閔曰家有煮藥覺乎或曰無有輒與覺有姜棗乎曰無有輒與姜棗有炭乎曰無有輒與炭日未晡則從一奴負藥一囊徧步城中病而貧不能謁醫者輒診而藥之雖寒暑不輟也上清道士劉伯全為余言今江陵有彭漢明者其所為亦多類此嗟乎豈獨昔之人為能然今人亦或有也臨川吳嘉善上饒葛

良範皆儒而通于醫嘉善病痢飲大黄遂不起良範病瘧亦飲大黄芒硝遂洞下膈痞復謂痰咽芫花大戟益下而卒夫痢多暑毒腸胃法用黄連清且厚之大黄非所先也瘧為少陽邪而治以陽明痞虛復攻之惡乎其不斃歟當二子之自藥夫豈無持難者余甚寃之使天少假之年少更嘗亦必精王聖從亦以毋多疾而攻於醫春秋之義尤所當慎也他日過余其氣甚邁往故擧夫黎彭氏以勉之而復以吳葛氏戒之其不知言者將以余為無所張於聖從其知言者必以余為忠於聖從者也於是乎書

送吳文明序

元統元年冬十月陳勗初来春正月吳伯儀来夏四月張玉良来五月甲戌吳文明来皆將為京師遊而徼言於予也余日以衰老每為文或累歲時不能成況京師縉紳先生之林言又豈可苟然吾聞言不徒發有其事而發也才不自出有其時而出也三代之際詩有采菲之章易有連茹之辭今　天子春秋鼎盛擢善如流安仁十室之邑耳不數月走京師而謁文辭於吾者已數輩其謁於他人而行者吾不知也無所事於文辭而行者吾滋不知也夫如是幅隕萬里之廣衰礼樂百年之薰陶岩穴之閒行義之士其有不欣欣然而起于于焉而行者乎蓋可以吾邑之小而例之也因文明之有請也於是書而有言

送饒孟性序

醫家祖黄岐言尚矣近河間鎦氏獨發明亢害承制之義引喻取譬一何竒哉誠前人所未道且謂疾夫人者率風寒暑濕燥熱六氣尔而熱之用恒十九治之惟汗吐下三法也其徒張子和氏推用三法譬於勝敵草薙而禽獮之不遺餘力夫人之身真苟有虧邪斯入之善為醫者去其邪而已矣邪去而真者固

自若也然則醫豈吾所敢言也乎察於六氣而畧於七情非全工也知湯液醪醴而不知針灸非全工也詳於襍候而踈於脉理非全工也氣上而取其下不可以言工邪在骨髓而攻其皮毛不可以言工況時有升降稟有弱強風氣不同服食亦異嗜欲有淺深疾疢有久新其可一施之乎使二子者身為之見之明用之當如合養而啓鑰祖述之者亦豈能皆若是歟或喜其用藥果敢無留難也又或喜其簡易無所事於他說也前乎此豈無專門名家有如神中的之治哉若陽虛失血止以乾姜臟冷作祕通以硫黄下虛卒中涎浮者用石壓之洞泄不穀欲脫者火艾灼之諸百損補以鹿茸薯蕷脾敗腎虧温以附子川椒其法亦豈可盡廢哉是故思之不可以不周否則忽而易之也講之不可以不博否則拘而不通也專於攻伐者或真氣與邪奄忽而俱盡專於持守者或諸道填塞長病而速禍故曰天有四時寒暑迭用地有五方高下隨宜盱江饒孟性儒家者流而游于醫又年方壯搢紳先達靡不造詣其能博通貫穿而克臻於大成者也然吾又聞河間所著凡十餘書頗所見者蓋一二云

百行冠冕詩序

自采詩之政廢而詩之美刺以徵晉漢以來非無作者往往有以分其情性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於古融堂錢子生於宋之叔世耻昔之孝者忠者而賛之以詩而心以為是二者百行之首也遂題其詩曰百行冠冕詩錢子有道之士行於家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於時使其茍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賛即其所行者也是故郭巨之埋兒有以惜其所蔽叔治之泣杖則有以明其同然秀實之揮笏威豪之嘔血雖出於憤烈而謂義乃有所未安知本之雍順子華之叩頭雖陷於盜賊而見理亦有所

不可泯孔褒之爭死則貶其未知倫理之輕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桑邪是皆所以引人反求諸己者嗚乎此豈徒模寫物態流連光景爾哉上饒陳先生獨愛而編之日與諸生誦詠之先生雖布衣而慨然以天下人心風俗為己任嗚呼先生之心即錢子之心也臨川范素又板行之聞者見者皆從而欣助之〻人也之心也又豈異於先生者耶僕有以知是詩之必將家傳而人誦之也使家傳而人誦之夫豈不可以少增天地之和而近之言詩者或襍興而乱恐其於此未必不知嚮蠟然則如天常民彝何

趙舜咨海南海北還役序

至元六年春三月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書吏趙良凱舜咨驛載其母夫人之柩歸葬信之貴溪往年舜咨補晋康府從事輿夫人以就養僕熟知其慈孝嘗為文以贈之今聞在廣海也凡寮友之卒貧不能衣棺者衣棺之妻奴之庸于人者贖之胥不能歸者歸之夫如是可謂善推廣其慈孝者已今則終喪行即事焉僕因請更推廣者夫嶺海要荒之服其人息而暴其俗樸而悍無外郡告訐之長無他土變詐之習一有拂于其心輕則相殺傷重則首禍亂吏其土者在于畧小過存大躰安之而已耳不然事或起于毫末而有傷于國躰者風憲朝廷之腹心百司庶府之紀而生民之命繫焉舜咨從事其間旦暮在賢公卿大夫之左右非若草茅韋布之賤望之若雲漢然者政有不安于心守經術之正操觚抱櫝懇懇而開陳之毋深文毋貨獄深文則枉情貨獄則寃人一有剽刼嚴兵于要害勿輕用士卒犯瘴毒爭溪洞之險趣斯須之利其諸要害之地宜使自為卒伍復其身援之刃而教之戰立斬敵之賞避敵之罰賊至則兵賊去則農也購募而有功者必重輕爵賄之勿失信勿因以為

亦使海隅數十里之閒老〻而幼〻暖而耕涼而穫吾則愉〻
乎祿于其土求其物産之美而春秋薦獻焉亦豈非慈孝之大
者歟

和吳宗師眼明識喜詩序

大宗師吳公有目眚者數年他日得善醫復明喜而識之以詩
又他日書以寄示其故山〻於是和之者甚衆集而成卷而僕得
序其端焉夫目之用在瞳子耳由其所受初之氣上出而精明
者也然世降久矣人〻之生也率五十而衰蓋津潤吾身者日以
耗僕年未四十時平居常若有翳〻然過眼如黑花其讀書字
如麻豆大者才數行輒欲少瞑休而後可再觀焉甚矣其早衰
哉昔孫思邈氏有言人目昏苟收視三年則益明雖信之慚不
能行也大宗師公將八袞矣猶善飯愛人之心森〻乎未已今
也若雲霧開而日月明亦豈非其中之所養有以大過于尋常
萬〻者乎宜其詠歌以自喜而人爲之喜也

贈李叔陽之延平儒學〻錄序

國朝之取教官也往〻以直學爲之基教也者喻諸道義而成
人之有造也教於一邑則百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教於一郡
則千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實甚重事也而直學蓋出納之吝
者夫出納之吝雖負販之子可能也雖昏靡之子可能也果何
以試其才而俾之師夫人乎吾常疑焉宗人叔陽年甫壯學于
家而聞於人御史薦之由是捧帥府之檄錄延平郡之儒學將
行士友咸賦詩以餞所以譽勉之者亦向其謂〻然也因謂之
曰吾子之得參教于彼也似與宿昔 進者不侔也雖然立賢
豈有方乎筦庫可舉也魚鹽可相也顧其人何如耳況延平之
爲學先儒之流風未遠也錢穀之算既不及于子迎送之勤又
不專在子事有非是者則明目張膽以糾之藝有工拙者則月

較李政以勸之夫如是濟々乎其底於有成也者必矣叔陽質
甚美工於詩又善鼓琴云

贈臨川劉孟中彈琴序

余少時亦嘗學琴粗能二三小操頋窮鄉下里最難得經遂爾
廢忘然終未能無情于此也向天冠山中祝練師冊陽惠余一
琴咸謂可寄指有損破近上清道士鄧子方為修意老去無繆
時或稍々尋繹也古聖人製琴瑟為可以養吾中和焉耳憧々
往來怠惰跛倚者不能鼓也孟中憑息士好之不已必將有得
於鏗然之外也

送祝蕃遠赴潯州經歷序

至正三年秋八月上饒祝君由湖廣省掾史經歷廣西潯州路
之總管府其門人曾某請夫能詩者皆賦之以重其行而命李
某叙其卷之首某曰吾聞嶺海之間其土地沃肥其物產蕃夥
其民悳而頑其風悍以輕古今必擇才有德者以臨涖之畧小
過而尚大体因其俗而為之理也苟以為要荒之服而鄙夷之
則非矣夫熊羆至猛也狎而調之可使與人搏而嬉也禽虫至
蠢也食而教之可使為人役也况我朝礼樂教化之所漸被
殆百年于此而其地之名人秀士亦往々輩而出今祝君又以
詩書之習而為一郡案牘之長然頻閱案牘之間情文不相稱
者有焉夫情文不相稱則誣々則民玩民玩則易犯法易犯法
則獄訟繁獄訟繁則聽斷或有所不詳聽斷或有所不詳則人
不服是故春秋之義在于刑賞得其當焉而已矣祝君蓋有李
之士而同門之先達毅然頗用力于當世者而明友則又有相
贈處之道故輒因是序焉而以規

送楊顯民遠游序

君子之游處也惟其時義而已矣昔者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之

人故轍環于天下求夏之時商之坤乾而之杞之宋觀延陵之葬子而往羸博之間也善子產于鄭知蘧伯玉于衛主司城貞子于陳南之荊北及農山西至于河凡歷國者七十餘是皆明王道窮義利之辨進德修業雖老而不休然則吾黨之將者苟不志於孔子不如其已也或謂彼大聖人也無乃欲延跂而及于天乎雖然亦吾同類耳不于此乎學而焉學豫章楊君顯民將浮秦淮歷齊魯之墟適泰山拜孔林而遊北至于京師其郡人胡君柏友倡為詩歌以餞贈之所以獎勸之者甚盛方今朝廷清明海內為一政治之或有未盡合于古者膏澤之或有未盡下於民者草萊布衣之徒雖無其位皆可得而言也矧楊君年已逾五十而學亦既成章矣其遇否其通塞未必不素定于其中余復舉夫古君子之游之義之尊且大者于其卷端益以相勉云

贈徐伯輔序

夫衆人之行役也非或由於干祿則多出于逐利則亦何貴乎人言之贈必也知其所不足思其有可益而後求其入而為之言此古今之所同上饒徐震伯輔拳拳然欲顯其親之有善去年秋得詩於學士虞公既又得法書于陽撫州今則又將浮彭蠡而過秦淮或由天河之南經泰山之下望孔林而走京師以其嘗從余游也而復欲余言以自厲夫古今天下之為人子者孰不欲顯其親之有善顯其親之有善莫先于修己然亦有因循而不果馳騖而不暇則亦終於沒沒焉而已矣今吾子凝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是行也其所承事非當世之顯者則四方之聞人瞻其儀榘聽其論辨稔其懿行洽其政事其有以益乎我而成乎我者度不可以槩也夫如是則亦焉往而非顯親之善之義也乎

贈陳彥清序

士之欲不汩汩乎生者必當出而游也家庭之間沒沒以朝夕閭巷之途怱怱而少老焉上饒陳頴彥清謂將游乎四方其郡人祝君蕃遠為之叙余取而讀之亦何其諷諷乎孫人意也彥清靜明先生之家孫也余獲師事先生先生之至誠有以深感人先生之強力有以過乎人余蓋下邑之鄙習者耳非先生其終小人乎先生沒今十年于此矣見彥清如見先生焉顧當以先生之語余者語彥清今則苟非千里而近則將萬里而遥矣惟彥清思其先祖思其執友儼乎其在上恪乎其在側勉勉乎其弗自已也楚楚乎其等也抑而非靡也廣而非肆也順而無所隨也夫如是縱未得於其外亦將無失乎其內者矣時之求才人之取友舍是而謂有他道者吾則未之聞也

山暉堂詩序

山暉堂者里人艾君元守之所作而學士虞公所命名且為之記者也初元守墾其居之傍隙地十畝而圍繚以松竹益以墳壤移名花致奇石分畦而縱橫之而桑柘菓蔬鑿池而淺深之而蓮菱菰蒲既成或攜鋤抱甕而無所於休或觴豆賓客而無所於陳於是復構屋十有八楹其間而後朝莫晴雨寒暑食息去留而無不宜由是邦之士友及四方之搢紳咸嘉其志美其名而賦詠焉傳而誦之皆和平安樂之音也吾嘗謂世人之情易縱而難足豈不曰身外之物可意而取也是故貧則欲富既富已而又欲其身之貴既貴已而又欲久其生由是而顛倒其智慮勞役其骨筋殫其委積忘其遲莫而不知已者比比然也今元守之年才四十耳承先世之遺業不營而自大舉明時之教令不戒而自安有昆弟足以持門戶有子弟足以備使令無悲惡於里閭無怵惕於朝夕日之出惟圃之往日之入由圃來

也亦可謂優於持盈達於涉世者矣且夫和平安樂之音盛則奔趍覬覦之習息奔趍覬覦之習息則人之於生將無不遂其理矣然則遊觀之所燕樂之事其亦烏可以已也夫

贈曾文哲行醫序

疾病之於死生亦甚大矣而吾則以醫適司其壽夭焉苟未授以匕劑則生死蓋尔也勺合下于咽生吾生死吾死矣可不慎歟或曰無乃識之未至辨之未精更之未熟故為若是惴惴然乎曰譬之于兵兵危事也昔李廣將律甚畧疎然未嘗遇敗程不識夜擊刁斗治簿書及明亦未嘗遇敗然則寧為程不識毋為李廣此余每欲為業醫者言臨川曾文哲以詩礼之餘而頗好方因書以遺之

弋陽縣阿里公宣差詩卷序

至正四年之秋西域阿里公受命于朝来監信之弋陽縣公世居燕南以孝友称故御史季公某學士賈公某叅政蘇公伯脩郎中王公某或詩以美之或文以紀之前乎此嘗監之膠水有惠政其民述而刻之石今茲益以是理未幾而邑人歌詠之者復盈耳而載路顧安仁之於弋陽也壤地相接聞而知之亦有不能已於言者桂君才甫集而次焉何其声之似弋陽也由其風於人者易而速故其形於音者皆諒而和論語曰惟孝友施于有政其阿里公之謂矣

送徐學正赴靜江序

至正甲申之秋八月郡人徐君継安捧廣西連帥之檄將往正靜江之儒學以書来曰僕與子生同郡也子之言贈夫人者多矣頃僕適有茲役勉其所不逮資其所未聞豈獨靳於僕乎敢以為請且四方之先達亦有以教我者用繕以俱余讀而愛之若盧山杜君某會稽潘君多吉同郡楊君闇翁皆佳作也信乎

君子之有所譽處乎然吾聞儒者之道正己而人自正初不在於求正之也且是非之不辨也久矣正其大毋汲汲於其細正其心毋胥胥於其跡可也矧庠序之間于于洋洋者皆冠服儒也其所誦說皆孔子也今子以孝友之資逾壯入強艾之齒一筮仕而官則文學職則糾正地則文在海隅淳愿之俗夫如是有其實而不為虛位也必矣

贈長湖寺文上人序

安仁之南有寺曰長湖其棟宇歲久且圮頹僧食無贏羸不足以役土木不免匃財於四方之好施舍者而菁之至正甲申之秋有文上人者將曳錫持鉢毅然以為己任且行翰林倪公蹤其志復為文以寵之其所以稱道上人者既甚詳且信而復來徵言于余吾聞四方之風與人之情其嗜好亦或有異吾徒手而財於人有得有不得矧山川旅瑣之況飢渴勞苦之情惟其忍乃有容惟其勤乃克集事惟其公乃獲施者之樂舍是吾無以告矣乎是乎書

送鄧子方遠遊序

上清道士鄧子方屢以書抵予謂將遊乎四方而需予言也余曰夫士之遊者非一端志於功名富貴者豈待輕重於吾黨之空言志于貨殖者則又何俟于言故諾之幾月而不能措一辭子方豈不以予為有難色也乎蓋余之言夫人之遊者亦多矣使其義同言所以不再其語熟文不足以行遠矧子方既不為功名富貴遊也又不為貨殖遊也然則苟不求高人勝士縉紳博洽以新長其聞見是為徒遊子方神氣潔清為名族之子為良師之徒又能吟詩能鼓琴能寫竹石且有道術能禁妖怪已人疾疢其必有所遇合而及于物而不為徒遊也審矣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類

送魯志敏北遊序

樂平魯志敏甚好作詩嘗過余出其編余讀之有以深見其工且勤也它日又來曰吾將泛秦淮過黄河東登泰山北走京師庶以昌吾詩乎余喜謂之曰文章之高下蓋係其志意之小大志意之大小又係其耳目之廣狹方今六合一家光嶽之氣全政教之具修子能不遠萬里冒寒暑之變更歷山川之夷險其間人事之可喜可愕足以恢弘我警戒我者則亦何限矧今搢紳之在館閣者皆極天下一時之選又能求而親薰之是則承乎松栢近乎芝蘭者必將浩浩其胸中涵涵其筆下如出雲如涌泉如玉之有輝河之有瀾過之不可修之不及其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因舉酒為別且曰子之歸吾能俟子於洎水之陽解

其裝讀其詩茍或不如吾言有如此酒至正辛卯七月作

薛玄卿詩序

上清外史薛君玄卿林下之秀敏卓犖者也早工于詩四方傳誦有集學士揭公曼石為之序董公晉卿復序之僕亦嘗以數語題其後君之居山也名人勝士来遊者未有不與之尊俎傾倒且以翰墨相歡而去他日忽手足左痺不用僕候謂之曰夫造物者其欲發我耶吾從而發之若我何茍不肯發其所發是獨欲迯天者也迯天者謂之病〻既而甞其以風日清美時輙肩輿造鄰室遇酒必醉遇飯必飽且賦詩為行山書曰喜曰其無乃能自造于安順之域也乎吾奚病哉吾固瘳矣又他日痛飲而逝其言行其先世其州里其卒葬其錫命於朝而主名山川之祀事自宜有搢紳先生之素者書焉而其郡人張寧孟循復賦詩以哀惜之而同賦者若干人余因得以叙其卷之首至正乙酉

贈李志尭序

余之姪志尭製煉諸品卅砂其法蓋得之于趙養真先生〻奇偉磊落人也幼出家着道士服多伎術尤善製煉金石以療夫疾患沉痼者是以志尭北面而師承之古今天下之閤大而理道細而巫醫百工皆貴于得所授受今志尭可謂得所师矣雖然無茍成必也備材而擇良無孩售必也有徵而人自求盖人將以信其師者而遂信之可不勉歟至正丙戌三月作

贈姜永吉學醫序

臨川姜永吉来問醫於余〻唉曰子之郡中及傍郡以是名家豈少余道聽而不習於故沉采而不由其統應于人中者或一二而不中者恒八九顧予安足問哉巫醫百工雖非士君子之所先事然皆道也象山陸先生曰主于道則欲消而藝進主于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今永吉儒家而不貿其所主者庶

縱多于道乎吾姑與永吉商確乎此可也況醫者人之司命宜安雅宜詳仁勿遊視而易勿駕言而輕其立志也欲堅其培基也欲厚則不患其不成矣 至正壬午秋九月作

王伯衡詩序

其年王伯衡由國學積分就試礼部登第擢為太常礼儀院郊祀署丞明年某月將之官鄉里之姻交咸賦詩以榮餞之上官友蕃集而成卷因為序其端曰署丞者古春官宗伯之属尊神明嚴祭祀 帝王之首政也故凡公卿與執事于其間者率隆道德而敦詩書今伯衡以方盛之年習于成均首擢礼官出而為劇郡大邑能不忘恭敬而和其民人吾知礼樂之林所由來者也

安仁訟決詩卷序

詩之有美刺由其事之有是非也然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當是時亦豈無詩哉美刺不當雖詩猶無詩也其處趙公天琪来丑安仁逐吏卒之濫入者不得跡于公庭葺館舍之係官者不以勞乎民尤往役之籍捉之而弗搖寢寥之士礼之而不怨同僚戒忌之曰其覺隙之徽而適有疑似之端聽讒邪之說而成傾覆之謀遂構大訟逮繫數十人閱數月而未決無何而新太守下車而是非較然以明邑人之能詩者皆欣欣而同賦累數十篇未已也僕聞意苟欲傾夫人者必先自傾者也人之言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苟遂吾意大失吾心况其有不遂者乎是故信道之君子不間于高卑貴賤必當先正其心心正則意不妄起位乎民上則哀矜惻怛亦何敢竊國法而輕重市利之又何敢不欲乎己者而施諸居乎四民之中謹身節用以服事公上亦何敢持議吏治短長故曰官者無失其為官也民者無失其為民也故貴者敬其位而安賤者敬其身而安上下相安則

禍敗何自而作今上仁聖無終食之頃而忘乎四海之民選擇於千一而韓侯来涖吾饒不旬日而舉措如此其公且正吾饒之人亦何幸歟且是詩之作也有慷慨奮厲之音無怨懟迫切之氣吾將見大夫之政成邦君之教敷而一郡一邑之俗日歸於和且厚矣於是乎書

跋彭南溟行卷

繪人之形似者世謂之傳神吾嘗笑曰神無方果可得而傳乎天地萬物皆傳吾神者也何事於丹青或曰寫真又笑曰真果可得而寫乎苟以此為真則所謂僞者安在南溟彭君業是使遊江湖名勝閭蓋有年他日過余又笑曰苟如吾云則子之伎將不售矣古今天下之間有功業於一時有道德於其躬有惠利於無窮而声光使人不能忘者則入思之思之則願見之願見而不可得々其肖如親薰于其生若然則丹青形似是亦不可無者也至正丁亥十二月作

舒氏族譜序

邑人舒暘東賓增修其族譜持以過余因謂之曰譜之脩尊祖宗序親疏辨隆殺右賢德述貴顯詳昏嫁嚴死生尚敦睦恥古今天下所同説也輿替不常世固有秉軒服冕之家不旋踵而輿臺皂隸者耳舒氏居謁石下將十有三世矣雖無赫々於其前亦無栖々于其後世復有能修其譜而亦有足書者焉斯亦可以為美矣著姓大族何地無之不幸而有不肖者生則執筆者將恥書彼亦或懼不得書然則譜亦不為無助也乎至正丁亥四月乙酉作

張伯遠詩集序

僕兒時聞諸父間言伯遠能詩其後侍先父貴池公誦其古意卒章云萬里有征人九泉無戰國及塘觀潮詩卒章云死不作

子晉生當隨范蠡時雖不深解心竊以為好也稍長頗亦從事
乎詩稍過必劇談終日至夜分不休或聞雞而寢或東方忽白
竟以不復寢也伯遠每曰詩之流固尚矣而世之言詩者孰不
近曰李杜往々隨声而和遂步而趨今吾之詩非不以李杜為
師然非李非杜殆吾語而已矣不知者以其言為狂誕知之者
蓋信其深有所自得也故其倣古多深沈不浮其大篇多豪蕩
变化其律多穩順切實雖出於資過乎人抑亦平生盡力窮神
之所及欤聞有所自喜自許者直謂不敢多後于古人而人亦
不以為誇至或分題賦物非傷于巧則病于淺斯亦其放浪以
詩為諧謔然也其仲子昕緝為若干卷傳之四方宜有賞者僕
不足以盡知之也伯遠於人文章評論取許嚴公雖子弟日課
苟有一言之善輒記臆称奨不已他日相見或先為誦之又能
傠通陰陽家言惜乎其老死於丘壑而無所遇也伯遠姓張氏
諱立仁世為番昜詩書家云

送高希顏入京序

余兒昔亦頗志於遊嘗慨然慕司馬子長之汗漫既冠家甚貧
親且老遂汲々於旦莫而不免為童子句讀師因自歎曰造物
者其梏我乎久之而親益老且病憊々焉不忍一日別膝下未
幾而吾髮種々而吾目荒々嗟乎今吾親則既沒矣向之種々
者化而白矣向之荒々者甚而為空花矣由是則苟有告吾以
逝者則必欣然為之言上饒高子謂將浮錢塘踰大江而自達
夫京師華一言壯之予曰子之行宜矣親康健而家粗給也且
子年甚少於我也子之才甚通于我也年甚少者役不勤才甚
通者適于用是行也其將有所遇乎其將有所遇乎

送朱元善序

夫尉於一邑雖末僚責頗重何者作姦犯科之民尉職捕而聽

其初辭初辭而情則其刑也不寃然古之人不貴于得其情也
貴于禁其為非者也尉也者職最專于民為最近非禁其為非
者歟吾嘗謂苟有竊雞狗之微者吾必甚痛之是教其不敢竊
牛馬也平居無事之日勤肄卒貴羅纓旗幟設而不張鉦鼓具
而不鳴厲弋露刃槖弓矢以耀境上使見者怵然聞者惕然向
金華胡公長孺判奉化州時至則籍其善盜者他日召而詰之
曰吾聞若不耕若不藝若不負販不庸若何以食父母妻子乎
懼之以律開之以善或為假貸富室使生息之復曰若不吾從
苟有失吾必意若吾先聞若矣是蓋保全暗愚之義也況今詐
僞日滋尉亦豈易能哉彼固有怙終者有刲齊者有誘者有醫
且偷者有飢寒者彼死亡安所恤哉士君子苟得位宜盡心焉
善刑之蓋不若善防之善防之又不若善導利之臨川朱君元
善以其先公之澤尉南昌府鎮平縣元善蓋世鄉之子孫而資
又好方常已其州閭鄉黨疾疢者必其心之慨然恤乎人也與
以方已人不若以政正人也挪吾又聞河南扎之盜善騎射出
沒大川廣谷間或僞軍行歷邦邑人疑不敢誰何又非若狗鼠
為也今朝廷法令嚴安有是設有元善或彌之或執之其方畧
必有素矣里人俞茀其壻也集江東西之賦其行者無慮數十
首而請予為之序予知元善之倜儻也輙以平日之欲告夫人
之為尉者書諸端云

賜養晦針灸序

醫之道針灸為最上邪之所舍可以立出豈必若湯液多品大
劑久久飲乎余嘗願求天下之名針灸者而受其法歸而施之
於農圃細夫無以資夫藥食者於己不費於彼速已然騷騷而
老不能償此願也余于紫雲山中道士方養晦初得法于天台
桐柏宮沈君既講明于漆園羅君辨經絡之始終論氣血之盛

哀為甚詳猶以為未足將復遊四方求賢于己者即而師友之嗟乎人之于藝不貴多所貴者精也養晦之所能已州里之所鮮能又欲徧參而悉究㤙乎而不精用之於貴富故有以報施之農圃細夫無以資夫藥石者顧吾頑雖不償而為余償者未必非恭晦也

送東山寺昭上人 至正辛卯五月丙辰作

臨川東山寺昭上人謂將浮彭蠡登巨广遊會稽天台過庾嶺入巴蜀頷賜二言以自厲余老且病不樂于言語文字久矣然頗聞浮屠之遊顧其立志何如耳苟以為吾既剃髮方服離親戚絕嗜欲遯迹闤闠所以樂其教也樂其教則思所以明其道明其道則必求其師與友求其師与友或以州閭鄉黨為未足然後奔走乎四方名山大川之間犯寒暑忍飢渴勞觔骨歷歲時所甘心盖必逢其人焉逢其人吾既能虛心而請之又必當強力以事之心不虛則縱言不入吾耳力不強則勤怠作輟矣是則吾遊之義也苟非出乎此惟事乎登臨之美觀覽之廣交遊之多賦詠之工是謂外遊秪書自累而已矣上人曰然於是乎書

恒菴銘并序

曹鐸材振居于上饒龍府之麓前臨溪流予嘗維舟溪上甚清炯可愛也材振秀而端凝家無餘貲而最嗜學闢一室日讀書其間而自扁曰恒菴番昜李存嘉之為之銘曰

厥生之初其誰不恒七竅既鑿群邪以萌德豈二三或乃千百偶遇一者執而為賊吾恒匪石義有轉也吾恒如席可舒卷也吾固承善求溪益亟得其所恒收恒之功曹子闢室而扁以此無冬無夏左圖右史高波覆舟勁風退飛有始有卒君子之慈

贈何伯度序 至正己丑

上饒何伯度嘗携書過余竹莊之上余適有宗家疾病扶持之事不能與切磋今忽復来溪知其用志于李者頣吾老而無所成不足以益伯度然吾聞李有古今為己者古也為人者今也為己即為人為人或不復為己矣今國家以科舉取士吾子先脩其行見信於朋友見稱於州閭鄉黨明聖人之經使積於內者先自充然則發於外者後必燁然如是而學則古今之道備矣

贈何環玉詩并序

臨川何環玉者嘗遊浙江之上得醫術以歸試之良驗其祖大抵張長沙前輩云仲景之治傷寒其聖矣乎其論汗吐下之法有正發汗者有和解之者有尺脉不至而未可汗者其審不輕汗蓋如此則吐下亦然恐後世人用此三法未能消息其詳而且精者余每疑之醫者人之司命今環玉有師傳更能盡其惻隱日人於高明而無所失也必矣因贈一詩

吾雖老縫掖每喜論醫事兀々山中居犖々無所試何君方壯年得法自浙水家居師峯下隴畝多壤地胥々杏成林百年有餘美

徑上人詩卷序

邑之東北為盧山其陵麓溪邃原隰衍沃余大々父々皆葬焉山之既為僧寺宋侍郎湯公季容尚書湯公伯紀嘗築室於旁而扁曰迴菴暮年每来居之有老僧闍為余言曰二公留菴中時並無長物唯一奴危坐清談或終日或分夜二湯公當時名縉紳也晚乃樂處乎此非其境之勝則其僧之有足語者歟今徑上人年甚少好讀書余歲時省墓必從游殘山剩水間屬歐而後别余亦欲從渠借半室下一榻庶幾乎如二公從容者顧余何人不齒於鄉里不登於仕版非有傳聞備述之名而自遯非有溢官為政之勞而自休亦何敢影響彼君子哉但窮溪郎幽

玩清泉蔭嘉樹求所以自淵自拔者則雖古聖賢未必不吾與也而上人忽一日來謂將杖錫以遊邑大夫士咸賦詩以相與累數十篇且徵予序余曰吾方欲入山而上人乃欲出山何也因相與一笑而書諸端云

贈慶上人遊廬山序 雍正丙戌五月甲子作

廬山之勝甲東南其間仙佛之舍無慮數百吾嘗欲一遊或一年或二三年小大將無不歷昔賢之所未及吾更及之所未詩文吾更詩文之其好事未必不能飯我宿我也然壯時則親老親沒則婚嫁男女婚嫁甫畢而已自老且病矣毋念之若有適負然今慶上人將以明年春杖錫而行上人無父母妻子之累而春秋方盛窮高涉遠皆易易也白雲吐吞瀑泉嫕流且緩歸遍歷更求先達者而叅扣之心目之所得吾他日一一叩焉是則吾遊而已矣

半峯閣詩卷序 雍正己丑九月甲子

羅首山在臨川境上而適當安仁縣治之前平曠百里之外卓然如筆者三闕其下為僧寺長原溪塢清泉老木良田溪池可居可遊者甚多也嘗欲一遊而未能時雨之霽青青在窗牖間雖老矣終不忘於一遊他日盛上人攜詩一卷來謁于寺之東偏構一閣面其山雖相去不六七里而朝煙暮雲恒見其半故自扁曰半峯縉紳先生名勝之士皆賦詩焉余取而讀之咸佳作也令人卷舒不釋手閣中之趣不覺盡在吾心目中可謂無杖屨之勞而有登覽之樂平生欲遊之興庶几其酬乎然吾又聞山中之人多好事餘飯足以及客顧老腳尚健盛公未宜以此卷止吾來也因相視一咲而書于卷端云

番昜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傳説銘

徐氏節婦傳

信之貴溪縣下塘里徐紹仲妻宋氏年二十有九而紹仲卒有子三人長震九歲次秩六歲次石二歲既三年親戚或風之他適宋涕泣曰吾年雖幼姑且老吾豈敢有他也乎由是事姑加謹子且長則擇師教之今皆振振然有可見而士君子頗友者矣咸謂天之所以報於有礼其若是昭乎或又謂此蓋人之常分然則柏舟何以有詩且凱風雖七子而猶不能安其室孰謂世久衰俗久下而可以辱誣也是故　國有旌典所以勸也頤閭里之譽美其獨可以已也乎宋名某字守卿云

牧皂郎傳

牧皂郎者蓋不知其何姓名曰牧皂於東陂之上有過而問焉

者曰牧鳧賤事也而子獨奚樂哉牧鳧郎啞然笑曰子尚足與語牧鳧之事之樂乎哉吾目焉惟吾鳧見也吾耳焉惟吾鳧聽也吾竿焉惟吾鳧朝也吾杓焉惟吾鳧莫也亦不知吾之牧鳧鳧之牧吾也而子謂我奚樂哉遂長歌而去歌曰

牧鳧于渚鳧翼濟濟朝之莫之曷不我與牧鳧于澤鳧音格格莫之朝之曷不我淂淵淵乎斯我之求乎愉愉乎不知歲之邁乎

慎獨齋銘

獨者何我是已日之中水之止焉用慎　乃糠粃世久降僞妄起踰如家還追万里死不歸亦可耻哲人　言闇牘昧策雖在信者幾焉乃堂洞厥旨慎無慎斯足美

胡子泉字說

臨川道士胡原從其郡人危太朴游而太朴字之以子泉余曰深哉廣乎危子之字子也夫泉孕於山谷蟄於土石而蒙不主隱發乎竇經乎溝而世不病其汚滀乎其若稚涌乎其若狂遇坎而洄得汋而停拼之若拘而不怨瀑之若顛而不驚濺之而為珠璣噴之而為霧雨不舍晝夜而不辭其勞潤及萬物而不居其功臨之以臺榭来游来觀而未始有所喜也蔽之以穢惡以滋以澱而未始有所怨也蹄涔也禽獸飲之而弗辱濤瀾也魚龍舞之而弗榮不自有其明也而鑑別妍醜無或少惑不自多其能也而滌濯塵垢無有弗潔滔滔乎為河為江而不見其肆也涵涵乎為湖為海而自不知其止也是故泉者水之徵也水者泉之著也故曰探理之机先觀其微淂理之裕方玩其著雖然泉之變多矣而性則本於無為泉之用大矣而德則在乎不已惟其無為是以不已宜乎孟氏之言曰有本者如是是故善觀於泉者必其有得於本者乎不然則泉自泉而人自人也

雖有其寧夫何與之有

清寧齋銘

分而言之清寧却在天地合而言之清寧只是自己子苟不信有如溪水

倪文寶正心銘并序

上清倪生文寶居于龍虎山之麓業于筆三世矣臨川東白鄧先生扁其肆曰正心蓋有取於唐柳公權以筆諫其君者也番昜李某銘曰

柳公之諫也善書之道鄧君之扁也製筆之理製筆而不正其心不員不健善書而不正其心必偏必倚必偏必倚者字不逮於古不員不健者筆爲人所棄其事雖殊其理不二宜夫古之人因斲輪而咲讀書因觧牛而知夫養生之旨也

克己齋銘

金谿劉君名有字君良以克己扁其齋其無乃有志于爲己者乎李某爲之銘曰

己本無物何所於克朴散習移有蠹有賊千一其枝夙夜厥思曰善曰靈胡乃棄而生知善寡理有先覺孜孜其求與飢與渴若稂莠之耘塵鑑之洗雖則云克猶 於己八荒六虛安所底乎有力弗及斯顏之徒

止止寮說

徑上人好讀書他日過之開軒而席臨流而茶因取莊生吉祥止止之言而扁之曰止止寮上人請發其義余曰天也地也一日而百千萬年天地止也日月也寒暑也亦一日而百千萬年日月寒暑止也山之止精氣聚焉水之止爲湖海焉雲止則雨風止則霽也故曰馬不止死骨筋人不止死其神夫憧憧而朝逐逐而晝又擾擾而夜雖寐或駭而汗或嗷而悟或笑或泣或

展轉而睫不交雖死也或不含而視或附物而妖無他是皆不
止之故也然則果何由金珠可以豪我也穀粟可以肥我也耳
鮮宜我口也輕暖便我體也其不止也固宜曰若子之言衣草
乎食木乎土處乎無所事于其上無所役于其下乎曰非兀〻
以朝夕也非束〻不出戶庭也用於日吾有分也綴于身吾有
分也固于分則止越于分則不止子果能止乎止于彼不止于
此非止也止于少不止于老非止也止而又止真止〻矣雖然
無乃與取字之義不得相牽引乎曰徑者直也止則直不止則
不直吾子釋之徒也去髮而方服離親戚而就師友茍不止將
何為

槖籥子說 至正庚寅夏五月二十五日作

龍虎山中道士祝洞天薹笠而芒屩背有負囊手有植杖過
余而言曰吾以槖籥子自號蓋取諸老子天地間猶槖籥之
言因謂氣生於虛槖籥者鼓之而有歙天地之間吹萬而生吹
萬而死古〻今〻無窮期也然人（當疑作亦）不知有鼓之者與其
評辯於天地之後孰若忘言于天地之先其果猶槖籥歟其果
非槖籥歟今吾子行諸洞天雷書可以時雨暘可以禁劾鬼物
之為民物害者其用心亦勤矣老子云天法道〻法自然

清修齋銘 至正丁亥二月乙卯為臨川高植作

老子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不如
清脩君子食而知其味視斯明而聽斯聰然則何以謂之清又
若何而修曰無欲為之宗是故聖賢者無所不知無所不通而
形則與槁木心則與死灰同也

居敬齋銘

我本敬何庸居客他鄉欲所驅茍知非閻歸途日日行勿斯須
久則安睟盎夫視吾齋而不虛果能然孔之徒

吳氏子蘭字說

吳君才甫冠其仲子蘭賓余而請字之且曰斯子也生六日而毋亡聞古之人有丁蘭也者早失毋象而養之加於生蘭其如蘭乎故名余曰懿哉君之名子也我則亦有斯隱也請字之以思苟思之惡在象不象也象以外思以內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使尒而思也則尒毋不死也矣使尒不思也則尒毋死也矣思之為義大矣哉然則思之將若之何曰報之報之將若之何曰受而全之敬而歸之而已耳是故物之庚乎人情也者孝子弗為也嗚乎江河可遷塞也金石可銷毀也吾與尒之生之思之隱而不可窮焉矣也遂重漾而書之

恒齋銘

恒之為德古亦罕見南人有言洙泗所善毛子孺者而游於醫以是名齋其心可知二三之徒顧我先病實〻盧〻生死誰柄得失窮通不變不遷雖已尒疾亦全吾天毋徙其名毋但厥始尊而終之是則尒智

守玄齋銘

高城深池固乃社稷重高壯鑰保乃金璧玄果何物而尒守之守之若何為抱為持老氏有言上德不德烹彼小鮮以治大國無玄之玄無守之守青山白雲孰匪我有

曾觀過字說

臨川子曾子之字曰觀過其君子矣乎然則過若何而觀憧〻乎其往来紛〻乎其酬酢吾恐不能觀也必也收其放操而存如水之止如鏡之明而後萬象莫之能逃然則過有小大有精粗雖聖賢不能無改之而已矣字而弗觀是謂徒字觀而弗改是謂徒觀

說學齋銘

臨川危太朴游京師承旨朶兒只班公築室以客之學士清江
揭公扁之曰說學齋他日以書來命記於番昜李其頤畢鄙且
衰老豈其任昔危子之行也徵言者一再卒無以為贈甚自愧
今不欲復姑其意敬綴數語以寄勉之其辭曰
匪生知必由學務真實為表襮孔子好顏氏卓哲之詠與也
約俯仰閒無愧怍果能然胡不樂

陳彥清兄弟名字說

上饒陳先生之孫三人長穎彥清次東彥方幼良彥良他日穎
將遠游請發明其義余曰穎天下之水之至清者古今人稱為
清穎云故字以清東者方之首而萬生之始也于時為春於人
為仁故字以方良者日月之所會大而國家細而閭房凡有所
事孰不擇其良之良故字以良雖然兄弟之身一人之身也天
下之理一本而非二是以君子之能修其身者在于清明其心
焉耳勿擾、以自賊勿憧、其失則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是則所謂仁也苟仁則吾之變化云為無所往而不善矣吾見
名閭其字則三推其義則一也矧彥清粹美而嗜學彥方敦厚
而有容而彥良於日用之閒亦知所自擇皆得不孤其名字云

復心齋銘

日用歷、何欠何修而欲復之無乃贅疣喻如家衆父母所畀
吾縱吾情既寠且圮豈不夙夜面目靦然折節改行庶存故氈
子黃其冠厥尚清靜伯陽亦言歸根復命以扁固美斯銘豈誣
非蒼非黍通家之徒

詠沂齋銘

曾氏詠沂齋余既為賦一絕他日子居復來請銘因以自勵兮
目清無聊甚辭而不獲銘曰
雲林之山核地千霄爰有曾氏築室翹、室中

人書

昔者一貫今而三餘毋徒青黃毋但口耳何聖何賢萬古一轍
松風蕭々竹月疎々孰謂先尔孰謂後吾出金石聲無忝厥祖
迹非沂上聖哲同與

鍾均字說

餘干鍾均字伯成夫陶鈞萬物而無不成者造物也若亦知其
理乎曰無為而不為然則既以名字吾吾果與造物異乎曰
無以異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仁與知君子之事畢矣

蔡氏子字說

餘干蔡氏之子沖字敬止余曰君子之於為己也敬則止不敬
則不止吾位夫天地之視其形則二求其理則一敢不敬乎是
故儼然而非思纂然而非為孝子忠臣由此而出也苟憧々乎
往來擾々乎旦夕是謂不敬是謂不止是謂舍君子小人之歸
敬即止々即敬非敬自敬而止自止也

俞道士天宇說

俞子學道龍虎山中而客字之曰天宇他日求其說于李子李
子笑曰耻乎我哉而字若是不以荒乎俞子胡不乘飛雲而遊
觀乎八極之表而何以人之說為然則天地雖大也要亦出于
道耳今吾與子亦皆遊乎道而人焉是必皆有先於天地者矣
吾方與子庶或見之如是而字何驚何疑而人亦以何說々之
故曰天地非大也螻蟻非細也一於道而已矣

中說贈鐂孟中

菽粟布帛在天下飢者無不資其能寒者無不需其溫百耳喙
群尔古極當世才辨豈有易于聖哲之言哉况夫盈天地間形
色聲氣觸目接耳者皆中也汝獨弗思乎歛而靜爰而紛紜發
而千萬里潛而陰陽古今須此一孟中其倏霍不齊若是果孰
使之然與今適呼女曰孟中女拱而前曰唯唯呼以他則不譍

戓跡之翼之異類之則必怫焉怒曰我人也奚彼之賤然則是以形軀爲孟中也超乎形軀者盖真孟中覿面無靦也入耳無聞也孟中非遠而外在己耳執己以求己斯愈失矣中乎中乎他日當徵吾言乎生起謝曰敢不敬承遂書以爲中說

劉孟中字說

臨川劉禮字孟中來求其說余曰子無徒求中之說當求識天中之實焉可也然則若何而識之一曰有信心二曰立定志三曰擇正師今夫衆人之欲貴己者孰不謂爵祿京師之所自出也必宜於京師焉求之是信也聚粮而橐飡忘舟車水陸之勞昜寒暑而不輟犯霜露而不懼忍羇旅而不憂是志也求先事於己者請其干取之方辨其得失之機是則師也是故由其心之信而後志之立由其志之立而後師之擇是三者缺一焉不可也是則求夫中者之實者也非徒取其称美焉而已也非徒資夫滕口佔畢也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習齋銘 為鄧子方作

理本然焉用習火就燥水流溼首途非百妄集知之人斯发〻忘飢渴耳若澁忽而明捷莫及風清〻月浥〻恬若茲稱允執執非執天地立

格齋銘 為劉道士作

格者何格自己物雖萬寔一理先覺遠說遂蘇起外而求實糠粃果格之自靜止艮其背視己耳苟無情當有喜吾非吾天地己

中說贈黃中子

中者何聖人假言以明道也道而曰中何欲人求諸己而不差也夫自伊祁氏發之宣尼父申之而子思氏述之三尺童子能誦繹矣然要其實盖有談中而不識中者之中也之人所自有也患弗思耳焉有不識者哉梏氣血膠意見蔽溺於邪說雜學

之府蛆蠹于聲色貨利之場清明蝕而私辟興乃欲望其識中難矣盱江黃生一洒習俗之陋有志于古命名曰中復以中子字誠知求其本矣天地此中也萬物此中也賢知非餘也愚鄙非畜也非高且遠也非鑠于外也由我而已視聽食息動靜云為於是乎時中已彼已無小大無夷險無貴賤無生死子苟思而識之何莫而非中也

萬木山房銘

余千丘生其構數椽於深山之中日讀書焉其師楊君顯民扁之曰萬木山房且為記以勉之他日復求銘于余諺云山中有直木世上無直人若然則是人乃有愧于木盍因木而有所警乎欣然為之銘曰

木以萬計幾曲幾直我居其間相見朝夕從其曲邪曰喪厥德因乃直者是則是式日用之間不索而獲變化云為天青日白既無經營豈有反側聖賢何人初不閒隔惟女萬木寔吾三益

畫龍說

龍虎山道士周愚蘊古善畫龍來求說於余々曰予非善畫龍者若何說之求吾聞龍乃天地間至靈變物也大而飛雲漢橫江海細而為微塵入鐔隙怒而拔山破石遷陵變谷柔而蟠泥沙雜蝦蟹子能畫其常果能畫其變乎又聞龍之所以為龍者以神不以形々々有々無神無有無子能畫其形果能畫其神乎蘊古咲而不答然則子之畫果安在曰在筆意余曰吾論畫在神氣萬物皆然況龍乎故曰凝吾之神以寫其神形神倫者上也形而不神下矣雖盈尺之素望而威如薄而凜如睨而益浩浩如不然殆畫工耳兒童耳蘊古大咲長揖而謝曰子又吾畫龍師也

范則方字說 至正己丑閏七月丙戌作

臨川危矩字則方求說其字之義余曰矩者所以為方也匠苟
欲方其器必矩之用此衆說之所同然其形而方莫若於地吾
不知其初誰實矩之故曰道有化機非為之為今則方名家之
子有為學之志其行已其績文要亦歸於自然而已矣

希古說 至正乙酉八月日作

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無古今也人獨有古今乎使生往時放辟
邪侈可謂古人乎生在後世脩身踐行亦可謂非古人乎故曰
惟其人不惟其時隨風水而飄泊者萍蓬也歷霜雪而不枯者
松柏也郡人潘齋賢以希古自號其亦不泯々於々俗下者予聞
而樂之且書以勉之

同齋說

余于王其扁其讀書之所曰同齋蓋取車同軌書同文之義也
求是說於予蓋同與異對天下之事有似同而異者有似異而
同者吾與若皆人也有智愚賢否之不同此似同而異者天地
自天地萬物自萬物人自人我自我造其理則一此似異而同者
王其先察乎似同而異後造乎似異而同則信夫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矣

德義堂銘

德義堂者江陰州澄江書院講會之堂也書院蓋州人蔡君其
所建謂其先宗閔人西山先生季通及其子仲默皆師友考亭
朱夫子者而嘗講學於此故祠事之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因以為扁番易李其闢而喜曰夫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
義也者行而宜之者也蓋未有得於天而行之不宜者亦未有
行之宜而非得之於天者名雖二而實則一也是故君子之於
學也在於知德知德則知義矣苟不知德義之則亦將安所復
踐哉今蔡君既能闢刱於前而若子若孫又能繼述于後其州

人子弟講肄於是而有所興發也者必多矣為之銘曰

天之所予有不自覺苟非生知必由於學其學伊何反察內觀視聽言動忽見其端其端伊何粟火線泉順而長之赴海燎原日用在茲曰德曰義前言往行何者非是繄尔蔡君企景先哲不私乃力為此構結朝莫降昇濟濟蹌蹌因名有實邦家之光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說銘

李伯尚字說

臨川李絅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絅衣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夫君子之于學先本而後末先內而後外有其本而末自理有其內而外自彰是故豈有毫髮求知於人之心是謂實學是謂行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絅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友先於家庭恭敬達於鄉里趣向孚於師友所謂錦也果能然勿自多勿謂已君子而人小人人毀我益自檢人譽我有可愧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絅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則衣錦尚絅之義也

居善堂說至正己丑九月乙丑注

臨川黃文中僑居于上饒龍鳴山之麓有年矣而自扁其堂曰
居善蓋取於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之義也夫繫辭大抵發明中孚九二言行感應之理然或徒
知夫有感必應而未知夫所以有感必應者一於至誠而已夫
至誠之感應豈特限以千里雖際天極地往古来今莫不皆然
又豈特人為然鶴鳴而子和者天地之大鬼神之幽萬物之散
殊亦莫不皆然故君子之學在於修身修身在於至誠發弘大
之心立堅剛之志遷善而改過求去其日用之非至誠者而復
其本有之至誠者而已矣

晚香堂銘

臨川太守洛陽楊公致政作堂於後圃而扁曰晚香蓋有取於
宋韓魏公詩語意也初公從事江西憲府時先妣文判州府君
常命其子天麟從公讀律已飽聞其剛介不私甚慕之既屢見
其法書廉稜勁健真如其人雖不識猶識也友人吳謙嘗拜公
羊角峯下他日將往候公且来命銘其堂頎雖鄙賤欣然為之
辭曰

秋風淒淒白露未霜萬木之蘀已隕其黃有粲者菊既華而
香賢哲之人好以壺觴詠之歌之載清載長繄此楊公宿秉
貞剛潤視貴富擲其邸第築室以燕西山之陽為此佳名揭
諸棟梁乞書閭字客車彭彭公咲而出縞衣玄裳想其執筆
如握干將飛星迅電歘出鋒鋩魍魎遁避神明闢張雖則致
政搢紳之綱蒲輪之来遲莫彌光有子繼仕有孫在庠英英
滿籬以娛以翔爰飡其落眉壽無疆

至正乙酉十有二月丙寅作

程章宗美名字說

豫章程章字宗美蓋取坤卦六三爻辭含章而文言謂陰雖有
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坤之義以其卑且順也入則為人

之子出則為人之臣皆當含晦其章美故子有其善歸之於親臣有其善歸之於君況六三居下體之上以臣而論非小遠也以子而論非支庶也子而自有其善則疑於親臣而自有其善則疑於君不美之大者也名字而以此其必能為人子為人臣也乎宗美勉之

正思齋

上饒夏衍相承聰敏而厚和自勵其讀書之室曰正思季某為之銘曰

為學之方思欲其正其正伊何善者吾性善有形似未易窮竟良醫不逢愈藥愈病孟氏巧譬由於亞聖苗而不耘以揠為盛吾生益後胡靚胡聽不求先覺千里而暗非思之思無敢弗敬孰為影響焉取蹊徑不波之水未垢之鏡子信斯言庶或有證

汪氏二子字說

新安汪君季章名其長子曰翬而以字羽次子曰常而以字昭蜀郡虞先生既為之說季章以其皆嘗從游於予也請復申之余曰翬之羽取其文者固也然禽之文者眾矣何獨取於是曰五彩備也然則備五采亦其巧所為歟曰自然也是故文之貴於自然者尚矣至飾辭以為工人謂之文吾不謂之文也常者何常也子而孝常也臣而忠常也曰不失其常而昭之亦常也事雖至於周公閔子皆常也善於其親以自德盡瘁於君以為勞則失其所以為常者矣由是觀之常則自然自然則常吾又知季章之所以命其子或相用而不相背也不其深且美乎二子勉之

彝訓堂銘

彝訓堂者龍虎山中薛君茂弘作於其故家者也初君八世祖

司都校尉公嘗作堂曰彝訓以教厥子孫歲久廢十四世祖縣丞公重作之更代則又廢及是君復構焉而扁曰彝訓蜀郡虞先生記之而番昜李存為之銘曰

彝出於天胡可以訓生而由之是曰大順學絶習移失吾厥常載途棘荊其行長々父師之賢爰啓爰迪藏修有所塞者日闢陵谷変遷事我中廢培溉積厚宜此継志子董其冠而乃肯構既成雲来亦孚祖考有臼其牖有碩其楹無春無秋誦弦之声惟老与儒世外世閭尊々親々尔天獨还風雨震凌尚克有守斯言雖近足相永久

天定堂銘

天定堂者臨川濠原王伯達之所作也其一世文正公之先有二槐堂眉山蘇子銘之其間有取于申包胥天定勝人々定勝天之言伯達以己為文正之裔宜慕續其風節復采其言以銘堂而番昜李存為之銘曰

積氣蒼々為象莫大恥乎其人太倉之芥醜物比類何啻萬千一理傳形實則同然人而弗人有不自見遐瞻遠仰神傾目眩曰定曰勝夫何怳茫由生之言奇而未詳濠原有堂取以自扁求承祖武豈但濡染智者之為獨觀吾天吾苟定而天寧在焉不定之定是謂天應似定而非天則甚病疊々王氏槐陰清長姑為此銘尚登其堂

至元丁丑書

愛敬堂說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於余々曰愛而弗敬是褻之也敬而弗愛是憚之也褻之則不尊憚之則不親不尊非孝也不親亦非孝也今君盡二義以事親其不謂之能子也乎

至正丁亥九月日作

胡伯廣名字說

臨川胡及字伯廣蓋有取於詩小序漢廣篇德廣所及之義也大學曰德潤身中庸曰非自成己而已也必也先自明其明德將推以明夫人也及也者豫期其可及也廣也者周普而不挾也此先聖賢遺言而望於天下後世者如此及也毋自輕毋自疑毋自畫

吳簡文字說

臨川吳玟字簡文請為之說余曰簡而文蓋中庸篇中語也所以形容君子之道不簡則支不文則鄙然一於簡則傲傲則賈怨一於文則華華則不實賈怨身之殃也不實德之賊也今簡而又文則其在己者約而不野其應物也有禮而不煩義相為用而不相悖也庶幾中庸之君子矣乎夫如是可以立身可以保家近可以事親遠可以事君千古進脩之士蓋有不異轍者矣

精勤齋說 為艾氏作

一而不雜謂之精為而不已謂之勤不精無以復其本不勤無以致其力精而不勤則襍物躔至勤而不精則徒苦而弗成是二者相須而不能以相無君子之為君子舍是何以哉

用晦齋銘 為張明翁作

宜晦而晦何事於用或傷其明靜不可動張子醫者扁齋何為治有變通必造其徼癡之愚之保乃沖粹蘖二十目則麗則鄙火雲赤日吾見其陰氷雪沍寒厥陽益深如是而醫達造化理大闡大行正此生死